

醒世小說

聽

明

謔

醒世小說

繪圖聰明誤

社會小說社印行

袁同



0200000 圖書十北

醒世社會小說聰明誤

厲滬醫隱著

目錄

- |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聰明兒從師入蒙養 | 癡獸子拉客講文章 |
| 第二回 | 籌試資三更驚惡夢 | 談考事百弊現真形 |
| 第三回 | 游貢院兩廊觀號舍 | 進文場三砲點童生 |
| 第四回 | 沾習氣妄思十倍利 | 售詩稿喜換百文錢 |
| 第五回 | 幾次入場居然老手 | 一朝得志誤盡終身 |
| 第六回 | 看破機關當場出醜 | 嚴加訓斥入泮承歡 |
| 第七回 | 求推薦權收閒蕩性 | 招嫉忌牽引狹邪遊 |

第八回

入迷陣開筵欣醉月

戀芳叢即席亂飛花

第九回

出閭門遍歷迷香洞

遊馬路全觀演劇場

第十回

設賭局盤龍成結癖

訪烟寮戲鳳恨無緣

第十一回

進讒言主人查賬目

歇生意朋友失交情

第十二回

大絕交有心敲竹槓

小結局槍手荷蓆枷

章禮成



章氏



李鑑文

陸景賢

李鑑章



陸棣華

張其信



葉有才

朱投三





陳彩林



張書玉



金鳳



柳姑



繪圖聰明誤 第一回 圖

聰明兒從  
師入蒙塾

惜佳名未此





癡子拉客講文章

石在

筆試  
資三  
受驚  
惡夢  
惜陰也



談百致  
繁現  
真形

惜作  
之  
生  
此



遊院龐號  
金觀兩貢  
悟  
士  
氏



進場爆童  
三文點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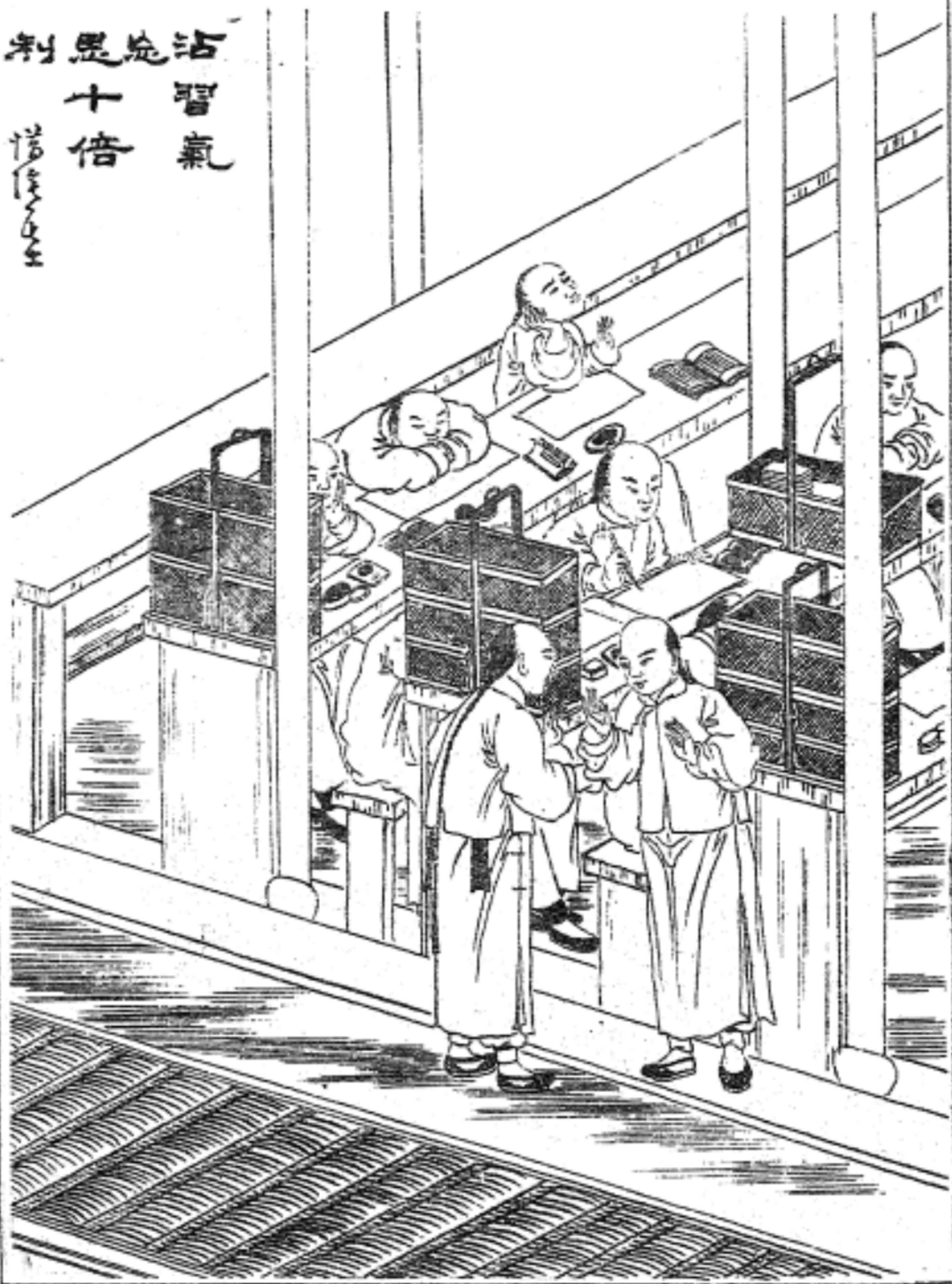
潘德安畫





沾習氣  
念十倍  
利

信



售融稿喜換百文餞  
士匠



緩次入場  
居然老手

惜冷情至此

玉樓茶



此朝得志誤盡終身

惜佳  
石少生



看機關破  
出當機

楊廷選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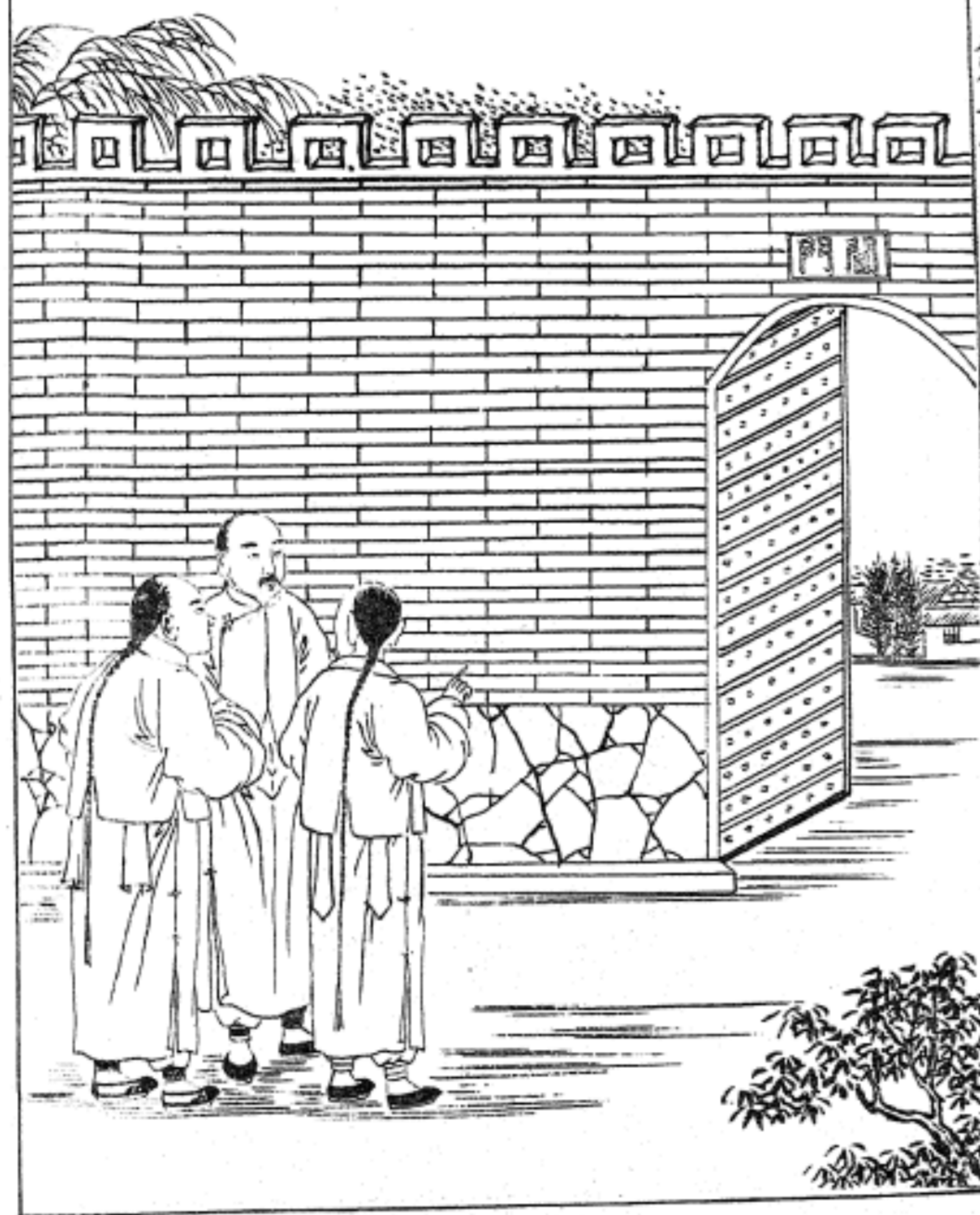
嚴知訛訪入洋承歡  
信陸  
石上



求推荐收河宏理 陪候 在士 此



結 猴 忘 牽 引 猴 邪 遊 話





入達洋開  
筵設拜月  
楊陸居士



忘芳  
業  
印席  
免  
花  
怡佳  
士  
怡佳



出關所歷迷香洞  
悟後居士



遊馬路園觀茶割場士在



殺賊 角 聖 就 成 結 借 信 在 士



訪烟 寮 歲 恨 芝 緣 惜 佳 士 匠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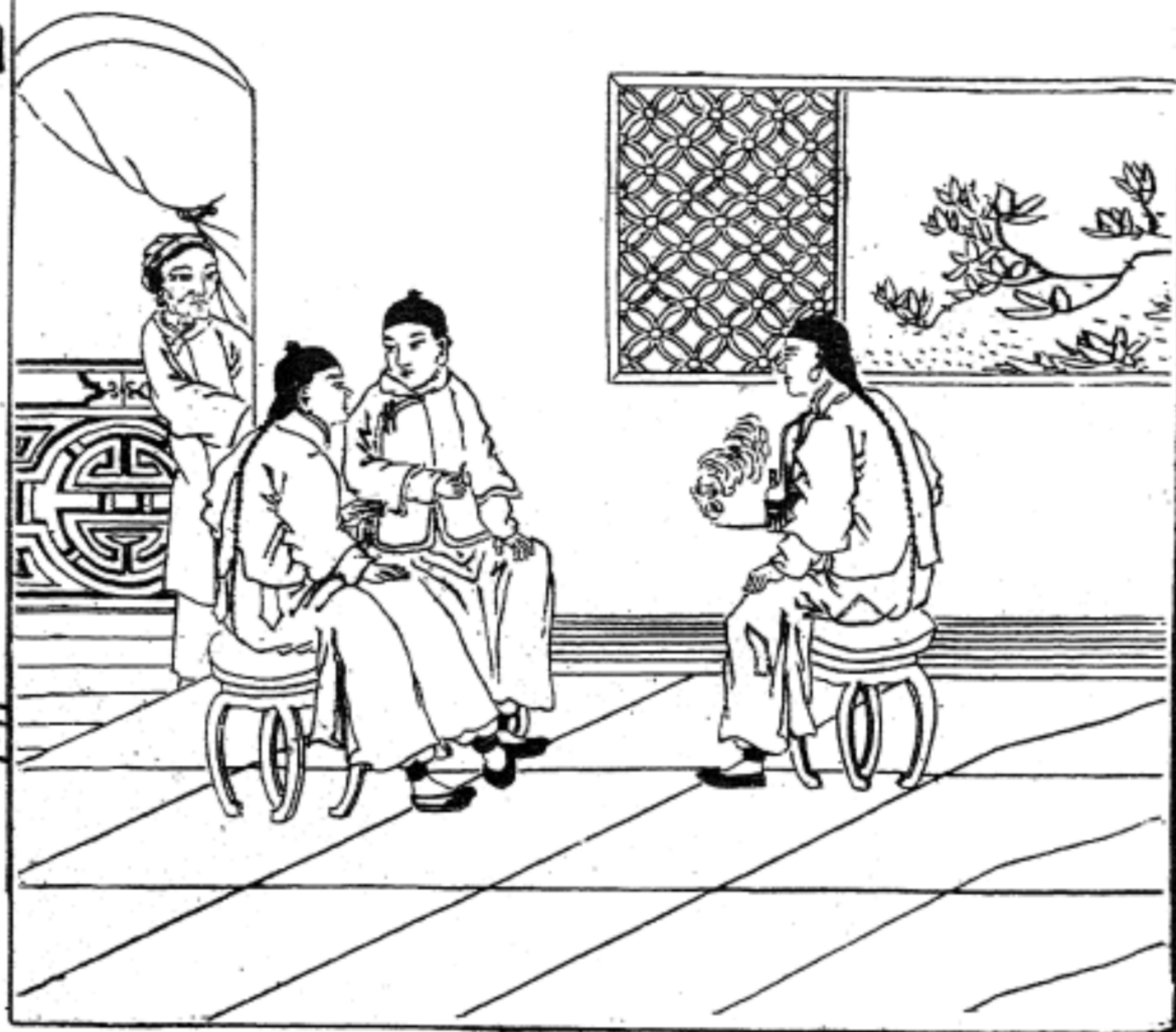
進讒  
善主  
查帳  
目  
人  
帳  
目







大文交有絕  
於心敲有標  
描法之全



小結 尾 糖 荷 蔗 加 惜 法 士 尼



醒世  
小說 聰明誤

厲滬醫隱著

第一回 聰明兒從帥入蒙養

癡猷子拉客講文章

嘗聞古人有詩云。只願兒孫愚且魯。無災無晦做公卿。這兩句詩。爲的是自己聰明。遭了許多的磨折。所以倒願子孫愚魯。安安穩穩。無災無晦。做到公卿的地位。雖是這樣說。倘若子孫愚魯。真箇像村牛一般。如何可以做到公卿呢。然則古人說的話。並非愛着愚魯。不過要聰明的人。不要自作聰明罷了。語云大智若愚。大巧若拙。就是這個意思。還有一句說得好。比上幾句更爲曉暢。叫做聰明反被聰明誤。爲因聰明的人。凡事看得容易。不肯專心向學。雖讀起書來。自然是一讀就熟。做起文來。自然亦一做就通。但究其根源。終沒有實在的工夫。此等人還可以補救。尙不至一誤到底。若然聰明到邪。

路上去。即是嫖賭吃着。揮金如土。以及陰謀暗算。騙詐害人。這樣的事。偷教笨人去做。一件都弄不成功。然則後來嫖賭吃着。揮金如土的家財。漸漸的。用完了。陰謀暗算。騙詐害人的事體。漸漸的發覺了。一朝禍到臨頭。懊悔不及。縱有聰明的才幹。連衣食都不能謀。有聰明的智識。并自身都不能保。這皆是聰明人的下場。說也可憐。如今在下要說一個聰明人。竟被聰明所誤。雖不至如金聖嘆之結局。却也差不多了。此人姓李名鑑。字表字芷園。蘇州元和縣人氏。在城內平江路居住。世代書香。他的父親名叫庚明。不喜讀書。棄儒服賈。略略積了些家私。中年得子。單生芷園一人。豈知天年不永。到芷園三歲的時候。一病不起。就嗚呼哀哉了。獨剩他母子二人。母親章氏。守節撫養。愛他如珍寶一般。起功家中。頗可度日。到後來坐吃山空。連遭顛沛。漸漸的一年不如一年。將及三載。把所有家產。盡行典賣完了。其時芷園已交

六歲。母親想與他上學攻書。無奈家道消乏。請不起先生。即使附到他家去讀書。每節也須一二元光景。正在那裏躊躇。勿聽得敲門的聲音。連忙走到外邊。將門開了一看。原來是自己嫡親的兄弟。叫做章禮成。禮成上前。叫了一聲姊姊。章氏道。我道是誰。原來是兄弟。兄弟裏面請坐。遂即把門閉上。同到裏邊客堂中坐下。章氏就喚兒子出來。拜見舅舅。又命他端了一杯茶。放在几上。章氏開言問道。兄弟許久不來。今日到此。可有事情麼。禮成道。沒有事。一來問候姊姊的安。二來看看外甥兒。章氏道。多謝兄弟記念。兄弟你今日來得正好。愚姊正在那裏躊躇一件事呢。禮成道。姊姊有何事躊躇。不妨說與兄弟知道。兄弟或者可以效力的。章氏道。你看你的外甥兒。如今已是六歲了。愚姊在昔時。可以請個先生教他讀書。如今是一貧如洗的了。就是附到他家。不要說沒有錢。即鄰近人家。亦沒有教書的好館地。這便怎麼處

呢。兄弟你想想可有法子。弄他去讀書麼。禮成道。姊姊放心。兄弟有一個朋友。現在蒙養學塾裏教書。這個學塾。爲因貧苦人家子弟設立的。功課極其嚴密。其中的秀才。也不知出了多少。即是舉人。亦有幾個。外甥若到那裏去。讀了書。又省了錢。豈不是兩得其便呢。章氏道。兄弟說得是。就費神兄弟到那裏一說。揀一個好日子。送他到學塾便了。禮成道。曉得曉得。我看外甥兒聰明伶俐。將來定可以繼續書香的。章氏道。但願如此。只是你的外甥。雖則聰明伶俐。惟有時歡喜了一件頑耍東西。就要癡癡癩癩。鎮日的不肯丟開。這不知怎麼毛病呢。禮成道。小時毛病。大起來自然能好。請姊姊不要放在心上。那曉得這個毛病。是胎裏生成的。所以後來無論怎麼事情。都犯這個毛病。弄得招了大禍。此是後話。一言表過。當時禮成又說了許多家常話。遂卽告辭去了。章氏又喚兒子過來。對他說道。過兩天。你舅舅送你到學塾裏。

去。你須要用心讀書。切勿貪着頑耍。再發癡性。受先生的責打。正園答應。並不憂愁讀書。倒覺歡喜異常。一步一跳。到門前頑耍去了。暫且不題。再講禮成出了他家的門。一看時光尚早。何弗到蒙養學塾去走一遭。一則望望朋友。二則受姊姊之託。與他說明此事。好送外甥入塾。不多片刻。到了學塾。却好先生尚未散學。即時會晤。將此事談妥。揀定二月十六日是個開日。可以上學讀書。禮成遂即辭了先生。再到姊姊處關照一聲。然後歸家去了。不題。其時正在正月下旬。過了二十餘天。已是二月十六。禮成到書坊店內。買了方字一千個。三字經一本。神童詩一本。叫一個老媽子拿了。跟他到姊姊家中來。進去見了姊姊。就喚外甥換了一身新鮮布衣服。端整了門人帖子。贄見禮。書包香燭氈單等物。同帶來的老媽子。收了一隻拜匣。以及各種東西。即刻辭了姊姊。同外甥到蒙養學塾來。走了兩條巷。已經到了。煩管門的通

報進去。卽聽見先生說一聲請禮成。同外甥走到裏邊。是三間一隻大廳。廳上就是學堂。只見那先生立起身來拱拱手。禮成上前見過了禮。就吩咐老媽子點起香燭。鋪好氈單。居中放了椅位。命外甥先拜了孔聖。然後拜了先生四拜。送過贄見禮。先生就命芷園在東邊桌上攤了書包。過去教了他八個字。不過是青雲得路金榜題名之類。諸事已畢。禮成遂向先生說道。舍甥愚頑。全仗先生教訓。先生道。豈敢豈敢。我看令甥人品伶俐。一定秉性聰明的。況弟與兄本是至交。何用這客套的話兒。彼此談了一回。禮成又叮囑外甥。無非是用心讀書。不要懶惰的幾句老話頭。說完。卽與那先生告別。帶了老媽子回去。不必細表。單說那先生姓陸名景賢。號企之。是個元和飽學的茂才。因本地紳士公請。在這裏做了教習。塾中學生大小不等。共有二三十個。功課極嚴。所以學生出去赴考。每次有兩三個進學。如今芷園在此讀書。



剪出暮歸先生每每教他他無不心領神會。一學就知。故先生亦時時說他聰明。將來定屬不凡。但是芷園好動不好靜。而且發起痴癩性來。要與同學的纏擾不休。卽先生亦難以管他。只好由他罷了。從此春去秋來。光陰如箭。日月如梭。其時芷園已交一十四歲。先生就教他吟詩作對。開筆做文。他終日專心致志。毫不偷懶。文理自然。漸漸的通達了。況且天資敏捷。頃刻立就。衆學生都不能及他。不過有一樣毛病。今日先生出了一個題目。他就做起文來。在地當中團團的轉了又轉。如走馬燈一般。一刻都不肯停的。及至做完。又要唧唧唔唔。聲音忽而高。忽而低。讀個不歇。卽使別人討厭他。他只置之不理。偏要讀得高興。有時在學堂門前玩耍。踱來踱去。口裏還在那裏念文章。倘或碰着了一個熟識的人。他就一把拖牢。把近日做的文章。背給人聽。搖頭擺尾。念了又念。還要問人好不好。人若說他好。他就非常得意。說他

不好。他即與人爭論不休。故此一學塾的人。送他一個雅號。叫做癡子。他倒絕不動氣。反是嘻嘻的笑了。總之芷園這個人。起初是聰明誠實。不過帶些癡癩。後來被人牽製。將聰明流入邪路。豈不可惜。話休絮煩。又忽忽的過了兩年。芷園已是十六歲了。那一日。先生講起十一月內。將要縣考。命諸學生趕緊用功。方可赴考。又對芷園說道。你的文字。近日大爲進境。到那時也可出考。你回去對母親說知。芷園聽說。快活異常。如得了將軍令一樣。即忙回去。告知母親。母親道。兒吓。你先生既如此說。我也不來阻你。亦不想你就能進學。你去觀觀光也好。芷園遵命。來日仍到塾中。巴不得立刻就到十一月。可以到場裏去游玩了。此一番。有分教。貢院觀光。沾染許多習氣。文場小試。買弄自己聰明。不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籌試資三更驚惡夢

談考事百弊現真形

話說芷園聽先生命他出考。稟明母親。母親亦並不攔阻。故爾得意非常。專等到十一月內。可以及鋒而試。但縣試日子。尙未定奪。所以他這幾天。愈加立弗定。坐弗定。心裏像熱石頭上螞蟻一般。身體只是團團的亂轉。好不容易。巴到十月下旬。有一個元和學裏的學書。到塾裏來關照。說是出月初五縣考。那先生就將塾裏出考的學生。命他們各各墊了三代年歲姓名。托學書去報了名。那芷園也在其內。學書去了。先生吩咐衆學生早些備辦東西。以便場中應用。又命芷園添買些書籍。因他初次出考。諸事未諳。故又囑咐了一番。當日芷園回去。對母親說道。今日元和學書來說。出月初五是縣試之期。孩兒的名已經報了。先生命孩兒買些書籍。以及場中應用的東西。故此回來。欲向母親取幾塊銀錢。未識母親有否。章氏道。兒吓。爲娘家中。那裏有

什麼錢。但此輩又斷不可少的。仔細想來。只好到族中去借貸。聞說你堂房的哥哥。極其慷慨。或者聽你出考。必定應酬一二的。芷園道。可是大房裏的鑑文哥哥麼。章氏道。正是。況且爲娘的。還要到義莊裏去。將考費領了回來。也可以積少成多。還有一說。你明日到舅舅家裏去。亦可商量一二十元。以備不敷應用。即使你哥哥沒有錢。也無妨礙了。芷園答應。又別的說了一回。時候已經不早。各自安歇。到了來朝。章氏一早起身。先往族中去了。芷園將大門鎖好。自到舅舅家去。却好禮成在家。芷園拜見了舅舅。又拜見了舅母。就將出考之事。并奉母命商借一節。細細告稟舅舅。禮成道。現在我的景况。你母親諒亦知道。但甥兒出考。是件正是。我這裏有洋十元。不算什麼。你拿去湊湊罷。芷園謝了一聲。將洋揣在懷中。就此告辭。別了母舅舅母。匆匆的。一路歸來。將大門的鎖開了。明知母親尙未回來。等了好一回。只見母親手

裏拿了一包東西。興忽忽的走了進來。芷園曉得此事成功。連忙立起來。叫了一聲母親。就急急的問告貸之事怎樣。章氏道。兒且坐了。待爲娘的講與你聽。方纔到你哥哥家中。你哥哥尙未出去。我就向他告借。他並不推辭。慨然應允。交與我洋錢二十元。還有一包吃用的東西。送給與我。我狠是感激。過兩天。你也應該去謝謝他。芷園道。這是應該的。待孩兒考畢。卽去謝他便了。章氏道。這便纔是。後來爲娘的。又到義莊裏去。取了攷費。其數只有四元。順便也帶了回來。未知我兒到舅舅家去。他可肯應酬一二否。芷園就將舅舅的言語。一五一十說了一遍。又將銀洋十元交與母親。母親收了。叫他今日不必出去。東西明日去買罷。芷園口裏雖然答應。心裏實在焦躁異常。恨不得卽刻去買了回來。坐在那裏納悶。那母親又與他嘮嘮叨叨。說了許多的話。其時已是上燈過後。用了晚膳。各自就寢。芷園睡在床上。翻來覆去。那

裏。關得着。好容易合了一合眼。又糊裏糊塗做起夢來。好像進了場。剛剛看了題目。要想下筆做文。忽然見裏面發出一張案來。連忙立起身。走到那邊去一看。見自己取的是第九名。一想我初次出攷。就在前十名。剛正在那裏快活。忽聽見喝道的聲音。來了一個官員。行至面前。正園裏想避開。那官員喝一聲。拿下。被許多牙役不問情由。與他帶了一面大架。拖了他到一個黑暗的所在。見無數披枷帶鎖的囚犯。轟出來抓他。他被這一唬。醒轉來。原來是一場惡夢。出了一身冷汗。再也睡不着了。心頭還是突突的跳個不住。忽聽雞聲三唱。窗上漸漸的透進亮來。遂卽披衣起身。看母親尙然睡着。未便驚動。悶悶的等了一回。想起此夢。不知主何朕兆。或者日有所思。夜有所夢。也未可知。正在那裏犯想。聽母親床上咳嗽。連忙走過來。就伏侍母親起身。各自梳洗已畢。章氏在床頭取出銀洋十元。交與芷園。說道。這十元拿了去。

備辦東西。切不可胡用。要曉得此洋是借來的。也非常容易。將來我兒得能夠有發達的日子。須要歸還他們。方趁爲娘的心了。芷園唯唯。將洋接過。揣在懷裏。別了母親。一逕出門。直到元妙觀前。先在文瑞樓買了幾部書。又在二林堂買了幾枝筆。還有紙墨等零星物件。辦了許多。拿在手中。正想到學塾裏去。只聽見背後有人叫他。回轉頭來一看。原來是同學的世兄。名叫陸棣華。芷園上前問道。棣兄。今天爲何也到這裏。想是至元妙觀中去游玩麼。棣華道。芷兄。你難道忘了。今日已是十一月初二。過兩天。就要進場。所以到這裏買些東西。不至臨期匆促。那裏有心情到元妙觀中去游玩呢。芷園道。棣兄。可是從塾中來。棣華道。正是。此刻先生正在塾中。弟因要置辦各物。故爾告假出來的。芷園道。棣兄。我們何勿到蕙芳園去啜杯茶。歇歇脚。再去買東西。可好。棣華道。甚好。甚好。於是二人携手同行。直到蕙芳園門首。略爲謙讓。

走進裏邊。揀了一個清淨雅座。彼此坐下。喚堂倌泡了一碗雨前茶。大家啜了一杯茶。芷園就開口問道。小弟初次觀光。不知場中的情景。未免胆小心慌。聞兄攷過兩次。定能細道其詳。棣華道。兄請寬心。此事聽得希奇。見實平常。況且縣府攷不比院試。功令極寬。場規極鬆。各種刻文書籍。儘管帶進場去。只要氣力大。拿得動。無論大包小籃。憑你要帶多少。而且到了場內。我們塾中的朋友。大家可以聚在一處。譬如人家會文。自由自在。毫無拘束。不必管他放牌遲早。只等我們做完了文。一同交卷出場。即使有一個人。沒有做完。彼此可以幫忙。有什麼胆小呢。棣華說至此。停了一停。啜了一杯茶。芷園又問道。聽得人說場中弊端甚多。可是真的麼。棣華道。怎麼不多。怎麼不真。像我們規矩的。不論文章做得好不好。總是自己做出來的。有什麼弊端。惟有這一班。沒才學。沒品行的童。天王。借了攷的名目。在場外。則調戲婦女。賭



錢吃酒闖禍生風不一而足。及至到了場內，不過渾鬧一天。有的向人取笑，有的逢人辱罵，有的結伴成羣，高唱淫詞，百般怪狀，沒有一樣做不出來。這樣的人，那裏會做什麼文章？其中沒有錢的，等到放牌時候，心中豈有不急，只得四處去尋朋友，看人家做好的卷子，略畧偷了幾句，再把刻文抄了幾句，東塗西抹，雜湊成篇。雖然狗屁不通，總算完卷出場。比曳白稍勝一籌。若有錢的子弟，則大不相同。早已預先籌畫，或者用搶手傳卷，或者托禮房換卷，甚至割卷面買案首，買十名種種花樣，無不財可通神。即使沒有以上的弊端，到了臨時，只要身邊帶了錢，或數元，或數十元，買了一篇窓稿，自己做了滕文公一樣交卷出場。并且回去，在父兄師長面前，儘可以交賬了。倘被他瞞過他的父兄師長，還要贊他好文字呢。自有這一來，那班沒品行的窮讀書人，自己不想進學，只望三年兩次縣府考，靠此當作營生，不是出賣。

窓稿定是代人捉刀。或包案首十名。或包外十頭圈。其價錢大小不等。大半是現惠的。等到出了案。那個出錢的。果然是案首十名。還可以大敲竹槓。不怕他不肯。倘若不肯。就要傳揚他買文的臭名聲。所以出錢的受其敲詐。不敢違拗。像有了晚爺一般。你想這個沒本錢的生意好不好。不但比做强盜安穩。而且比做强盜更凶惡。說起來令人可恨。恨不得稟明府縣。伸說這個弊端。將此等沒品行的重重的懲辦呢。棣華說罷。把檯子拍了一下。叫了一聲芷兄。你道是不是。其時芷園聽了半天。剛剛聽到賣的文一段。不覺心中暗喜。呆呆的在那裏出神。不防備這檯子一拍。把芷園嚇了一跳。忽又聞他問是不是。只得勉強答應道。是極是極。這個當兒。譬如一個人。在那裏聽說書。剛正聽得句句入彀。在這緊關子上。忽然一記醒木。說道完了。豈不大大的掃興。故又無精打彩的說道。兄言雖是。但寒士生涯。其實可憐。我兄爲何

這般憤憤。呢。棣華道。不是這等說法。有了那班人。把真才一個個屈抑。反教有錢的。沒字碑。高高取在案上。照這樣一想。就是加等的治罪。有什麼可憐呢。芷園聽了。也不再辨。把別話支吾開了。看看日已西斜。約摸有兩點多鐘。芷園會了茶鈔。立起身來。同棣華出了蕙芳園。再到松鶴樓吃了一頓飯。已是四下鐘了。兩人又分頭添買些東西。各自分手。棣華回去。不必細表。單講芷園歸家。專等初四晚上進場。心如火熱。要想試驗那棣華所說的話。真與不真。正是知己相逢。數語翻生。求利念癡人。不悟一時。觸動賣文心。畢竟進場如何。試聽下回分解。

醒世小說聰明誤 第二回

醒世小說聰明誤第二回終



第三回 游貢院兩廊觀號舍 進文場三炮點童生

話說芷園從觀前回來。辦齊了場中應用各物。一一交與母親過目。計共用了四五元光景。餘多之洋。母親命他放在身邊。以備入場零星之費。話休絮煩。單講縣考之期。相隔不過兩天。雖則是極容易過的。但芷園心裏頭。急如星火。覺得這兩天日子。比夏天還長。弄得日間坐立不安。夜裏夢魂顛倒。忽而手舞足蹈。狂笑不止。忽而走來踱去。納悶異常。爲什麼呢。既想要名。又想要利。想到名利雙收。自然狂笑不止。及至轉了一個念頭。細細一想。終覺有了名。沒有利。有了利。沒有名。並無雙收的法子。我如今到底爲名呢。還是爲利。心內着實的盤桓。故此納悶異常。過了一天。依舊委決不下。譬如專爲了利。一來懼母親訓斥。二來恐朋友指摘。三來初次出考。只怕自己沒有這個才學。未必能做此勾當。想到這裏。利心又淡了一半。總而言之。聰明人。未

嘗。想。不。出。念。頭。及。至。臨。場。利。令。智。昏。又。把。主。意。改。變。走。錯。了。道。路。將。一。個。極。聰。明。的。變。了。一。個。極。沒。品。行。的。人。豈。不。可。惜。此。是。後。日。的。話。請。觀。下。文。便。見。分。曉。但。講。現。在。芷。園。好。容。易。捱。過。了。兩。天。已。是。初。四。早。晨。起。身。之。後。將。鋪。蓋。及。應。考。各。物。聚。在。一。處。遂。卽。辭。別。母。親。一。逕。到。學。塾。裏。來。見。先。生。與。一。班。同。學。出。考。的。均。已。到。齊。芷。園。過。來。見。了。先。生。先。生。問。道。前。兩。天。你。並。未。到。此。諒。必。備。辦。東。西。如。今。可。曾。辦。齊。麼。芷。園。就。將。前。日。所。買。各。物。告。訴。先。生。先。生。又。道。現。下。我。塾。中。出。考。的。連。你。共。有。五。人。你。們。的。考。廬。我。已。託。別。友。說。定。了。在。定。慧。寺。巷。雙。塔。寺。前。東。首。是。一。家。姓。宋。的。離。貢。院。不。過。六。七。家。門。面。極。其。近。便。少。停。與。你。們。一。同。前。去。至。於。各。人。的。行。李。考。物。午。後。你。們。回。去。差。人。送。到。那。邊。問。明。是。姓。宋。這。家。斷。然。不。悞。再。者。各。人。回。去。交。代。後。仍。舊。到。塾。裏。來。我。好。同。你。等。去。走。一。遭。衆。學。生。答。應。分。頭。去。訖。約。摸。去。了。兩。個。時。辰。均。到。塾。中。

聚集。其時已鐘鳴三下了。先生遂即帶了五個學生。一個塾中用的下人。以備使喚。那五個學生之中。除芷園外。一個就是芷園在觀前遇見的陸棣華。一個叫張其信。一個叫李節明。一個叫胡詞臣。五個人跟了先生。帶了下人。迤邐行來。不到兩三刻工夫。過了濂溪坊。穿進西街。轉了一個灣。已是定慧寺巷。越過貢院。早見宋家牆門。先生先走過去。却好牆門開在那裏。先生招呼衆學生。一同走進裏邊。却是三間平屋。用板壁隔開。兩邊都有廂房。雖不寬廠。倒還潔淨。正在觀看。忽見廩主人走了出來。彼此見過了禮。廩主人就喚老媽子。取了鑰匙。開了東首的房門。主人請衆位到了裏面。見裏面鋪設五張小床。一只桌兒。整整齊齊。尙不十分局促。又見各人的鋪蓋行李。以及考籃等物。盡行堆在床上。曉得他們已經來過了。衆學生各將自己東西。細細檢點。就命跟來的下人。把鋪蓋一一攤好了。然後先生交代廩主人。今夜

端整進場的粥飯。聽貢院前放過了兩個炮。費心叫他們起來。方無失誤。考畢之後。定當酬謝。主人答應。連稱當得。先生遂即辭了主人。命下人在此看寓。仍帶了衆學生出去散步。免得在寓中納悶。一出了寓。直到貢院跟首。別人看了。也甚平常。只有芷園從未到過。覺得眼中異常好看。故爾立住了脚。見貢院頭門。甚是軒昂。門上畫着兩個將軍。頗覺威武。上面有一隻豎頭匾額。寫着蘇州紫陽書院六個大字。左右木柵圍繞。居中屋簷底下。掛了四盞紙糊的紫燈籠。各有四個金字。寫的是天開文運。屋簷之外。新搭一座蘆蓆棚。棚邊有兩只青石獅子。左右相對。貢院對面。是一座大照牆。繪了彩畫。兩邊吹鼓亭。還有兩根硃紅漆的棋杆。高聳雲霄。中間是一條路。兩頭都是木柵。柵門上邊有四個大字。一面寫闢門。一面寫爲國求賢。靠柵門是東西號房。以及官廳文武巡捕廳。直接到貢院兩邊。果然威嚴整肅。其時芷園



呆呆的看出了神。立住不動。忽聽先生喚了一聲。方始回轉頭來。見先生在  
前。領了棣華等四人。走進貢院中去了。芷園即忙緊一步。追進頭門。已經追  
着了。又見頭門內兩旁。種的都是桑樹。足有數百株。夾着一條短甬道。走完  
短甬道。就是二門。芷園不及細看。進了二門。向中間一望。乃是一條極長的  
甬道。比尋常的街巷。還要長些。所以望將過去。有些模模糊糊。況且時光將  
晚。上面又搭了蘆蓆棚。直通到底。故爾更覺黑暗。中間下面。有一座硃紅漆  
的龍門。兩旁盡是號舍。鱗次櫛比。密密層層。不下有數百間。都編着千字文  
的字號。每間用三個字。編爲三號。均寫在小粉牌上。橫在屋簷之際。其中的  
號板。外面却看不出。因那號舍都用蘆蓆遮蔽。猶如蒼蠅籠子一般。芷園一  
路觀看。跟隨了先生。由甬道直向裏邊走去。上了大堂的階沿。見堂中是一  
座暖閣。暖閣上邊有一只匾。寫着景範堂三個大字。還有無數的小字。看不

清楚。因已是上燈時候了。那先生也立住了脚。向衆學生說道。天已昏黑。不如出去罷。况且暖閣裏面。也沒有什麼好看了。衆學生俱各答應。仍跟了先生出來。又見先生向東邊一扇蘆席小門內。走了進去。大家亦然入內觀看。無非是一排的號舍。號板罷了。無甚景緻。但每個號舍之中。都有幾個人坐在那裏。上面掛了幾盞燈籠。號板上各放着幾只考籃。有的坐着講閒話。有的靠着打磕充。芷園不懂。就向先生問道。這班人是做什麼的。若是考。此刻尙早。若不是考。爲何又帶了考籃呢。先生道。他們却非考客。都是考客的下人。奉主人之命。在這裏看守號板的。芷園道。此間號板。難道有人搶奪麼。先生道。並非怕人搶奪。因爲考試人多。若不派人看守。僭定號板。少停入場。只怕沒有好的坐位了。芷園道。如此說來。我們也該派個人來看守看守纔好。先生道。這個自然。待你們吃過了夜膳。回到寓中。然後命人前來看守。亦不

算遲好在縣考不比府考人數尙少。就是遲些也不要緊。先生說完領着五個學生從前邊蘆蓆門穿了出去。已經將近龍門。大家趕緊一步出了二門頭門。先生交代衆人。此刻不必回寓。且到大街上吃了夜膳。再行回寓睡覺罷。於是一行人走出了定慧寺巷。一直到了濂溪坊大街。那先生走得吃力異常。看見有一月沁園茶館。就照呼衆人走了進去。喚跑堂的泡了兩碗茶。啜了一回。略停喘息。先生在身邊取出時辰表一看。已有七點半鐘了。先生遂卽立起身來。會了茶鈔。同衆人出了茶館。又走了十幾個門面。就有飯店開設在那裏。招牌上寫着悅來館三字。裏面熱鬧異常。先生進去。揀了一個座頭。大家一齊坐下。要了五六樣菜。飽餐一頓。飯畢。算過了賬。先生向衆學生道。我明日有事。今夜必須回去。不能送你們進場了。但你們進場之後。須要謹慎小心。纔是衆人應命。又囑咐了棣華一番。不過托他照料的幾句老

話頭兒。於是出了飯店門。先生自管回去。不須細表。單說棣華與芷園等五人。仍從舊路回到寓所。打發下人去吃了飯。然後將考籃等物。叫他攜至場中。在龍門左側。看守號板。等候進場。下人領命。先自去了。不題。此刻已交九點多鐘。彼此說笑一回。惟有芷園坐在牀上。拖了張其信。講那前天做的這篇文字。呀呀唔唔。講個不休。棣華聽得實在不耐煩。叫了一聲癡子。你看時已不早。講什麼文章。不如省些精神。明日到場中去。做罷。芷園聽了。只得停口。見各人都已睡覺。自己沒法。也祇好睡了。但是有了心事。如何睡得着。翻來覆去。聽人家打昏的聲音。自己更覺煩躁。忽又想起前日的惡夢。未免添了些害怕。再向那外面聽聽。始而寂靜無聲。繼而聽見遠遠喝道的聲音。想必是三縣進場了。此時覺着有些疲倦。朦朦朧朧。約有一二刻工夫。忽聞撲通的一聲大砲。又把芷園驚醒了。芷園也不再睡。披衣坐起。又等了好一回。

方始放過了二炮。寓主人過來叫醒衆人。衆人起身梳洗。到客堂內用過了進場粥飯。各人提了一盞玻璃燈。棣華在前。出了本寓。直望貢院而來。見一班的考客。都陸陸續續的進場。棣華等五人亦然入內。向龍門左側找着了看守的下人。各人把號板揩抹乾淨。放好考籃。就此坐定。專等三炮點名。等了有半個時辰。芷園最爲心急。約了胡詞臣先去頑耍。順便接卷子去了。棣華恐他們悞事。隨後也跟了出來。剛正走到二門跟首。卽聽見烘烘的放了大炮三聲。曉得要點名了。這一番有分教。試院方臨。謀利甘居。流品下迷途。漸入售文先做破題兒。要知芷園接卷如何。且聽下回交代。



第四回

沾習氣妄思十倍利

售詩稿喜換百文錢

却說貢院前放過三炮。就要點名給卷。芷園同詞臣兩人。即忙過了二門。擠入人叢。見長洲元和吳縣三縣。分作三處點名。居中是長洲。上首是元和。下首是吳縣。那三位縣尊。已經出來升定公案。旁側立着兩個學書。就把卷子開點。高聲唱名。那班童生紛紛接卷。擁擠異常。芷園是考元和的。連忙趕到東邊。好容易擠了過來。回轉頭來看詞臣。却又不見。正在躊躇。忽聽見點到棣華的姓名。要想答應。早已被人把卷子接去了。略停一停。又點到其信。即明詞臣三人。亦被人應聲接去。這聲音又聽不出是那個。心中一急。把自己身體用一用力。直擠到案桌前面。却巧點到自己。答應了一聲。有。伸手把卷子一接。方纔急定。轉身退出人叢。回到本號。累得滿身是汗。瞥見他們的卷子。都在手中翻看。再看詞臣。已經先來了。曉得方纔應聲接卷的。定是詞臣。

就向詞臣問道。四本卷子。都是你接的麼。詞臣道。那三本是我接的。惟棣華這一本。是他自己所接。你的卷子。因你也在那裏接卷。所以我得了這幾本。先自來了。芷園道。噫。原來棣華也去接卷的。爲什麼瞞了我們呢。兩人正在說話。只聽見一陣喧鬧。腳聲碌亂。知是二縣進來。名已點完了。又聽見幾個值場的差人。由甬道上一路的高聲喊道。送考的快些出去。要封門哉。接連喊了幾次。棣華就打發下人出去。又吩咐他晚上前來接考。不可有誤。下人答應去了。此時人聲稍靜。又聽放過了三個封門炮。然後棣華等名把考籃開了。點了一枝洋燭。一個青布書包。在號板上攤好。又拿墨匣紙筆等物。擺設整齊。專等題目下來。就可動筆。歇了一回。見前邊幾十個號子內的人。紛紛拿了紙筆。都向上面走去。知是題目已經出了。芷園高興。與棣華一同去看。也不帶什麼紙筆。急忙從蘆席門內。穿了出去。直往上奔。走到半路。已聽



見人說長洲的題目。是一個搭題。二人也不管他。只顧奔去。朝前一望。見大堂兩邊木柵上。高掛着三塊題目粉牌。左首一塊。右首兩塊。棣華曉得元和在右。先擠上去一看。元和題目。是吾聞其語矣。搭到吾聞其語矣。默默的記在心上。遂即退了下來。至於芷園究竟初次出考。偏從左首牌上先看。又單看了題目。却是未見其人也。齊景公有馬兩句。認道是元和的。及至細細一看。原來是長洲的題目。自己曉得認錯了。連忙走到右首。棣華已經擠了出來。芷園也不問他。仍舊向上觀望。方纔見是元和。與吳縣的牌並排掛着。猶恐看得不真。反覆再認了一認。順便將吳縣題目也記了下來。趕緊回到本號。見棣華已將題目抄出。與自己所看的一點不錯。方從考籃內取出講章。把題目翻了出來。略看一看註脚。然後坐下定一定神。低了頭想那下筆的法兒。剛正想得有些意思。不隄防後邊走來一個老童生。年紀約有三四十

歲的光景。對芷園叫了一聲老兄。請問吳縣所出的雖有鐵基至雞鳴狗吠幾句。可是論語上的麼。芷園聽了。忍住了笑。勉強答道。此題並非論語。是孟子公孫丑上的。那個老童生又問道。公孫丑一本。却有三十多頁。不知是上半本。還是下半本呢。一發請教。芷園道。在上半本。翻過兩頁就是。方始這老童生說了一聲承教。匆匆的去了。芷園見他已去。方敢發聲大笑。棣華等亦然笑個不住。都道他這樣年紀。連題目都背不出。可見得文理荒謬。一世只好考終命了。說至此。大家又笑了一陣。但此刻芷園被他這老童生攪亂文思。一時倒不能下筆。故此立起身來。踱出號舍。在甬道上略略散步。只聽見西邊號內。有一個人在那裏喊道。我這裏有一篇長洲對題窗稿。的確是我先生的改筆。一定包考十名的。可有人要買嗎。喊聲未完。接連東邊也是這樣說法。却換了一個縣名。賣的是吳縣窗稿。惟元和的沒有人叫賣。想必沒

有對題的稿兒。芷園此時方信日前棧華的話。句句是真。但不知怎樣的買法。又不知可有人去買他的文。正在那裏思想。只見兩邊號舍內。走出幾個年輕的童生。都是鬼鬼崇崇。有的到東。有的到西。各向那喊賣的所在走去。芷園有心要去看看。諒必東西一樣。故隨後跟進了西邊。見那年輕的童生。走到喊賣文的號子內。與那賣文的說道。老兄你這篇文。可是好的麼。如果真好。我便要買。那人道。怎麼不好。是我先生改筆。包你不出十名。年輕的又道。既然如此。但不知要多少價錢。請老兄說句實話。那人就伸出三個指頭。做了一個手勢。這年輕的看了。把舌頭伸了一伸。又繃了一繃眉頭。再向那人耳邊。輕輕的說了多少語。雖別人聽不清楚。大約是央求他減價的意思。那人起初只是搖頭。後來方見他點了兩點。就從考籃內翻出那篇窗稿。交與這年輕的收了。這年輕的不過略看一看。在懷中拿出洋錢十元。又在手

上取下一只金戒指。一併送與那人。那人接到手中。數了一數。頓了一頓。遂即藏在身邊。說了一聲放心。十名是穩穩到手的。方始這年輕的去了。芷園在旁看够多時。見了那黃的白的。眼裏幾乎放出火來。所以心中着實羨慕。可惜我今天沒有窗稿。有了也可與他一樣。豈不比做生意勝其十倍。就是棣華說我沒品行。也不能阻住我不賣。芷園此刻深入迷途。引動了癡癲的毛病。胡思亂想。雖然走出了西邊號舍。却在甬道上團團的亂轉。虧得張其信在號舍外撒尿。看見芷園這般形狀。曉得他又發癡性了。就高叫一聲。芷園兄。芷園聽得有人叫他。方纔驚醒。把身子立定不轉。好像做了一場夢。將眼揉了幾揉。定睛細看。原來是其信叫喚。即忙答應。再看看天色已經明亮了。急回本號。其信告訴了棣華。問他爲什麼去了許多時候。芷園只好撒謊。說是去出恭的。後來在甬道上邊。不過想做文的法兒罷了。棣華等也不再

問。芷園坐下。卽將題目想了一想。不管是好是歹。把破承題寫了出來。這個破承題究竟怎樣做法。我做書的本要念給諸公聽聽。又恐怕諸公嫌我太舊。所以我不念了。並非我做書的漏洞。但別人不明白我書中命意。往往批駁我做書的。說道。你既曉得文章太舊。不念這個破承題。爲什麼在這沒科舉時代。偏要絮絮聒聒。把攷試的情形。說了這一大篇呢。我說道。你意會錯了。我做這部書。正爲着沒有了科舉。恐將來的人。不曉得當時攷試的情形。與那科舉的弊病。偏要說科舉廢得可惜。所以我書中說個透出細細描摹他的怪狀。免科舉再復的意思。况且書中所說的李芷園。是有科舉時的人。都爲考試變壞了氣質。更不得不細述一番。若說我這部書。是考試的紀念碑。那就不對了。閒話休題。講到芷園把破承題做好。看了一看。尙可將就。又把開講想了幾個念頭。卽時起了草稿。把卷子謄正。等候打戳。歇了一會。老

師下來打過了戳。正園筆性最快。已將起股寫出。交與棣華看了一遍。並無毛病。棣華也把文章與芷園記看。芷園一樣做到起股。覺得比自己精湛許多。又看其信等三人。起股尙未動筆。也不與他們兜搭。只管自己再做。等到日已斜西。大家用過了午膳。再把二題看了。各人都用心動筆。起草稿的起草稿。謄卷子的謄卷子。即是各號的考客。也與他們一樣。惟有讀文章的聲音。最爲討厭。猶如蚊子上市。沒有一刻停的。芷園也效學這班人。一頭做一頭念。讀個不歇。直到頭篇做完。方纔停口。立起身來。却見前面號子內有一個人。橫在檯上睡覺。並未見過他動筆。旁邊坐着一個。只顧謄寫。筆也沒有停過。寫了一本卷子。又把一本寫了幾句。明知是搶替無疑。芷園難不把他們說穿。却呆呆立着觀看。忽聞棣華問道。你的第二篇。可曾動手了麼。芷園連忙回轉頭來答道。做得一個開講。下面還沒有想呢。口裏說着。見天色晚

將下來。就把洋燭點了。又聽得葦蓆外面。一片的喧嚷。都是拍手唱歌。和着罵人的聲音。接接連連。約有三四十人。在甬道上走來走去的混鬧。還有號內的人。與他們接嘴。你一句。我一言。發人私事。僭人便宜。說的說。笑的笑。罵的罵。唱的唱。怪狀百出。醜態千般。真是一班沒廉耻的考童。鬧了一回。方纔略略清靜了些。芷園因有棣華在旁。不敢與他們鬪口。只得做那篇文字。不消一點多鐘。連一首五言六韻詩。俱已做完了。細細的讀了兩三遍。把卷面上名字填好。然後交與棣華觀看。恰巧棣華也已完卷。彼此細閱一番。並無毛病。再看其信等三人。均在那裏做二篇。棣華同芷園。幫他們做了一首詩。方把那考籃收拾。忽然芷園背後。有人把芷園衣服一拉。芷園回頭一看。雖不認識那人。那人恰向芷園說道。老兄筆性甚快。已經完卷。足見高才。可肯代弟做一首詩。定當酬謝。芷園聽了一想。發個利市也好。即忙答應。把自己

做的詩稿。改頭換面。立刻做好。交與那人。那人取出一根錢鑰。送與芷園。芷園嘻嘻的接在手中。一看。原來只有一百文。並不爭多論少。遂卽藏在身邊。總算是一件生意。正在得意之際。猛聽得遠遠的咳嗽的聲音。不知爲着何事。倒覺吃了一驚。正是待價而沽。一首詩。權收利市。愛財如命。百文錢也。算生涯。要知後事如何。且聽下回交代。



第五回

幾次入場居然老手

一朝得志誤盡終身

且說芷園忽聞吆喝之聲。自遠而來。仔細一聽。原來差人喊放頭牌。即忙走出號舍一看。見兩個差人拿了兩盞燈。在前行走。還有兩位老師。帶着幾個跟班。執了鑰匙。一路從甬道上下來。口中還在那裏喊道。快些交卷。要放牌哉。後面一班趕頭牌的童生。手裏提了考籃。緊緊跟隨。都是出場而去。但聽得吹吹打打。放過三個大炮。略停一停。又是烘烘的放了三聲。即見老師等陸續進來。知是門又封了。芷園心中躁急。回進本號。見其信文已謄正。單剩一首詩。沒有寫好。即明同詞臣。二篇祇謄得一半。只好耐性等。着到各處去散步。見一個童生。急得滿頭是汗。因頭篇尚沒有做完。所以東去懇求。西去央告。肯出十塊錢。托人代做。一時還無人接手。這付急迫形容。其實可憐。芷園要想答應。一來怕棣華指摘。二來做篇半文。至快也須三點多鐘。他們如

何等得及。如此一想。只索罷休。再向對面號中。兜了一個圈子。見那衆人紛紛往上交卷。曉得將要放二牌了。急忙回轉本號。剛正其信等三人已完卷。遂托三人看守考籃。同樣華前去交卷。在甬道上走得一半。即聽見裏面喊放二牌。兩人一急如飛的跑到景範堂。把五本卷子交去。急忙回至原處。取了考籃玻璃燈。五人就此出場。挨挨擠擠。跳過了頭門的高門檻。見外面燈球密密。人聲喧嚷。都是一班接攷的。和着吹打聲。放炮聲。如何認得清自己接攷的下人。幸虧那個下人。却是留心等着。即忙過來招呼。相幫拿了幾只考籃。擠出人叢。回到寓中。大家均疲倦異常。吃了一等飯。遂即安寢。一宵已過。到了來朝。各人起身回家。不須分表。單說芷園到家。稟明母親場中之事。即將場作膽出。到學塾裏來。交與先生觀看。那先生無非圈圈點點。寫了一個批語。說他可列前茅。又說樣華這篇文字。定然不出十名。芷園聽了。歡喜

非凡。自不必說。即時辭別先生回去。在家靜候好音。過了兩天。棣華等約他去看案。一同到元和縣前。等了一回。裏邊發出案來。貼在照牆上面。大家擠上去一看。芷園眼快。見棣華考了案首。自己却是三十二名。其信也在頭圈內。卽明詞臣都是二圈。看完。遂卽退了下來。與棣華等說說笑笑。彼此得意。棣華考了案首。更覺興高彩烈。一同到觀前玉樓春吃了一回茶。然後大家散去。到了明天晚上。五人依舊進場覆試。惟棣華是案首。換了衣冠。親自接卷。關在裏面去做文。芷園等四人仍在散號之中。今日沒有棣華在旁。自然放浪形骸。等候題目一出。有一篇長洲對題的文章。賣了人家十塊錢。芷園這一喜。比考十名還勝幾分。及至晚上。又代人做了幾首詩。得了三四百文。候棣華裏面出來。方纔大家出場。自此之後。直至縣試考畢。場場做些小勾當。雖數目不多。也有十四五元光景。豈不快活。而且元和長案發出。棣華立

牢案首。自己的名次。又跳上了幾名。其信等二人都在他後面。芷園自以爲學問超羣。除棣華之外。別人都不能及他。儘可做那賣文的生涯。况且做過了一兩次。更是心粗胆大。詎非聰明誤了他麼。話休絮煩。一到十二月初。那班廩生在縣學明倫堂上。與各童生畫過了押。仍是初五府試。初四夜間進場。正場是五人在一處。芷園未便放肆。至初覆再覆三覆幾場。棣華又是十名。不在外面。依然放肆。把沒品行的事情。當作正經的生意。棣華雖有些風聲。偶然規勸。他終置若罔聞。反笑棣華迂執。不是達權通變的人。府試過後。忽忽的度過殘臘。又屆新春。聽說二月中旬。學臺按臨蘇屬。芷園全不放在心上。只是到青陽地。元妙觀各處的游蕩。過了元宵。蒙養學塾開館。他也不去讀書了。在母親面前。說了幾句謊話。只說孩兒學問已深。不須再讀。俟過了考事。也可在家訓蒙度日。津貼家中用度。母親聽得他說得有理。自然應

尤。那知芷園的學問。不過仗着聰明。並無實在工夫。倘能再學幾年。將來飛黃騰達。也非難事。如今半途而廢。淺嘗中輟。這就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。我做書的不憚幾次三番。說這幾句話。一來可惜他的聰明。二來要喚醒世人。莫被那聰明所誤。卽是我書中的本旨。閒話少叙。芷園到二月中旬。知道那日學臺按臨。遂至貢院前觀看。果然各樣氣象。比縣考大不相同。其時學臺已進貢院。將告示粉牌一一發出。掛在頭門木柵之上。芷園看過。曉得後兩天是童經古場。再隔一天。卽是元和等三縣正場。芷園無心再看。退了下來。遇見棣華等數人。立談了片刻。先自回去。不表。過了兩天。芷園不考經古等。到正場隔夜。仍與棣華等五人進場。棣華是堂號。其餘各按卷面上字號。四處分坐。此時芷園在場中。不能代人搶替。見了題目。遂卽搆思動筆。那知此題枯窘異常。究竟他學問欠深。一時想不出好的。只得逞筆亂揮。到下午二

點多鐘。早已交卷出場。也不寓中守候他們。就此歸家。母親問他爲何出場甚早。他只說今日在場。腹中疼痛。所以草草完篇。一逕回來的。說罷。就到床上去睡了。暗暗把所做之文。仔細一想。想着了一個大毛病。是犯了兩句下文。明知此番無望。就悶悶的直睡到明晨。方纔起身。正所謂 人逢喜氣精神爽。悶到頭來磕睡多。起身之後。並不出去。在家悶過了一天。免不得到貢院前。把提覆牌看了一看。果然自己無份。棣華提得最前。其信雖亦有份。却是倒數第二名了。芷園看畢。並未遇見熟人。獨自一個。踽踽涼涼。到玉樓春吃了一回茶。自覺乏味。只得回轉家來。好幾天杜門不出。後來聽得棣華進學。其信依然名落孫山。芷園到棣華家裏去道喜。自然有一番熱鬧。在別人個個羨慕。惟他倒看得平常。以爲自己進學。猶如囊中取物。不過遲早些罷了。况此刻一進了學。將來難做賣文的生涯。如此一想。非但不愁。而且

情願不進了。所以自那日起。天天在外面打混。又新軋了一班朋友。都是統袴子弟。無賴少年。自朝至暮。不是吃茶聽書。碰和飲酒。定是跟了他們。在私街小巷之中。效學那吊膀子軋妍頭的伎倆。但有一層。芷園手中沒有錢。不能同他們大嫖大賭。也算一件好事。連鑲邊酒都不敢多吃。因蘇州堂子裏的規矩。不比上海。吃了一椀花酒。每人要費檯面二元。叫一個局。雖不是現惠。也須二元。如何應酬得起。故芷園平日。不過台基上走走。四門頭闖闖罷了。他的娘如在夢中。還道他是個規矩人。卽有時問他天天出去。做什麼事情。他只撒了一個謊。不說是人家會文。定說是朋友處講話。那一日。娘又問他既不讀書。爲什麼不在家中。開門授徒。招幾個學生來教教呢。芷園起先一味支吾。後來逼得沒法。只好寫了一張子曰店招牌。是內設經書學塾六個字。貼在門上。果然鄰近人家。有五六個小學生。到他館裏讀書。芷園坐了

月餘。那裏再坐得牢。自朝晨教了一首書。卽忙出去找尋朋友。直至晚上方歸。所以勉強教了一節。學生一個都不來了。芷園猶如脫罪一般。任憑母親訓飭。他只做耳邊風。置之不理。如是者過了一年有餘。那日在玉樓春啜茗。與朋友們閒講。講起出月又是縣試之期。內中有一位朋友。姓蕭。名字叫做隱桑。是蘇州新陽縣人。家中頗有錢財。明說也是讀書的。曾經雖考過一次。却是文理不通。全仗別人代搶。方能進場。今日與芷園叙談。提起考事。曉得芷園筆下甚佳。就向芷園說道。小弟有一件事。要拜煩芷兄。不知芷兄可肯代勞。嘴裏說着。一手拉了芷園。到一個清靜所在。又說道。小弟是考新陽的縣試。意欲補考。到了府考時節。要費神。芷兄捉刀。得能前列。定當重謝。決不食言。未知兄意如何。芷園一聽。生意上門。心中暗喜。但不知他肯謝多少。遂假意說道。隱兄不嫌弟才疏學淺。委弟捉刀。怎說重謝二字。隨意我兄便了。



隱桑道。我們先小人後君子的好。說着做一個手勢。伸出一個指頭。芷園見了會意。即忙答應。兩人議定之後。仍回原處吃茶。又談了幾句閒話。方纔各散。芷園這幾天。略略把書溫習。專等縣試入場。正是光陰如箭。不知不覺。已屆考期。端整進場。此番不比從前。居然是一位老手。在場中招攬主顧。包十名。包頭圈。信口開河。仗着自己筆快。做了四五篇文。足足騙了三四十元。直到四牌過後。方始出場。及至出案一看。自己是外十名。所包的人。果然有個十名在內。由得他逢人誇張。就是別人也贊他學問高強。到了覆試場中。託他代做的。更覺多了。可惜生得一雙手。未能四面張羅。所以到縣試覆終。又得了百元光景。芷園此時心滿意足。比自己外十名。跳進十名。愈覺歡喜。看得騙錢容易。就任意揮霍起來。故到府考進場。已用去了十分之七。好得蕭隱桑託他搶替。芷園與他盡心竭力。正場就考十名。直至長案出後。並沒有

更動一次。隱桑快活非常。謝了他一百元。又每場與別人做了幾篇。也有四五十元。而且自己又是十名。自然聲名漸漸的大了。正是塞翁得馬。須防福薄。災生小子。登龍莫道。時來運轉。不知以後如何。且聽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回

看破機關當場出醜

嚴加訓斥入泮承歡

且說芷園應試。全不以進學爲念。專做那搶替的勾當。以爲寒士生涯。儘可使得。惟瞞着母親一人。所有得來的銀錢。也不帶到家中。徒供自己揮霍。起初尙略略積些私蓄。後來被三朋四友。牽引到賭場裏走走。堂子裏頑頑。這幾個錢。如何經得起大用。不消兩月。早已罄盡了。但他搶替的聲名。狠大。沒有一個讀書人。不認得他。因他有癡病。都叫他李癡子。不叫他李芷園。芷園毫不爲怪。反是欣然得意。終日在外游蕩。甚至三四天不回家去。他的娘以爲兒子無錢。斷不能嫖賭逍遙。諒必在朋友人家耽擱。怎知他場中賣文之事。況且兒子考了縣府十名。只等學台試畢。穩穩的秀才到手。所以他數天不歸。不過略說幾句。並不十分青備。那知芷園更覺胆大。及至學使按臨。又包別人進學。講定三百塊錢。雖正場中不能亂坐。芷園是堂號。那人是坐在

下面他就趕緊自己完卷。再把那人的兩篇文章起好了草稿。到午後放頭牌前。交過了自已的卷。即從堂上下來。路過那人的號子。將草稿搓了一個紙頭團。拋將進去。那人拾了。方把卷子膽正。至傍晚交卷出場。芷園見了。先向那人借幾十塊錢使用。過了一天。等提覆牌一出。果然兩人高提在上。一同進去提覆。都在堂上面試。居中是學台坐的。兩邊五六個承差分東西查察。芷園意欲做些手脚。未免爲難。因今天坐得不甚湊巧。雖在一面。却隔開四五條號板。足有一丈多遠。而且那人坐在前面。容易被學台瞧見。心中實在躊躇。要想不做此事。恰捨不得三百塊錢。又見那人萬分急迫。倒是我害了他了。想到這裏。我既得人錢財。與人消災。只得冒險而行。圖一個僥倖罷。主意一定。仍舊暗賭把草稿紙一團。從號板底下丟到那人腳邊。那知丟得不够巧。偏了有一尺光景。被承差一眼看見。并且見是芷園拋過去的。登時稟明

學。台學台大。怒要把芷園責打。幸而芷園求得快。方命承差趕了出去。芷園此時又羞又恨。又驚又悔。羞的是在眾人面前。當場出醜。恨的是三百塊銀錢。化爲烏有。驚的是被承差看破。險遭責打。悔的是想錯了主意。非惟不能包人進學。而且自己功名丟掉。越想越難過。在二門口呆呆立着。候了半個時辰。方始放牌。跟了衆人出去。又聽衆人說笑。正是 憑君洗盡西江水。難免今朝滿面羞。 芷園急急歸家。恐被母親知道。必有一番訓斥。就奔到自已床上去睡了。章氏見兒子如此形狀。不解其故。走到床前。問他今日去考。爲何這般光景。芷園漲紅了臉。一言不發。又被娘細細盤問。只得捏造兩句。說今天卷子上面。孩兒偶不小心。潑翻了墨盒。以致污卷貼出。此番功名又無份了。章氏信以爲真。翻安慰了幾句。那曉得芷園這件事情。正所謂好事不出門。惡事傳千里。沸沸揚揚。傳到了兩人耳中。一個是芷園的

母舅章禮成。一個是堂房哥哥李鑑文。那日不約而同。都到芷園家中。適值芷園出去了。就將此事告訴了章氏。一五一十。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章氏聽了。氣得手足如冰。一句話都說不出來。惟有兩淚交流。禮成同鑑文。無非在旁解勸。停了半晌。章氏方說道。承蒙兄弟與賢姪關切。感激萬分。但這不肖。是常出外。還托二位遇見時。與我重重的責備。二人唯唯。正在說話之際。却巧芷園從外進來。見母舅哥哥都在那裏。呆了一呆。又見母親這付形景。曉得有些不妙。又不能脫身溜去。只得過來。叫應了母舅哥哥。立在旁邊。章氏就開口罵道。畜生。你做得好事。還不與我跪下。芷園不敢倔強。雙膝跪倒。聽受教訓。章氏又罵道。你這不成材的畜生。瞞了爲娘。在外胡作非爲。全不想爲娘祇生你一個。上無兄姊。下無弟妹。單靠你一人爭氣。不料你這等不成材。非但終朝游蕩。而且此番在場中。出了大醜。辱沒祖宗。猶復哄騙爲娘。若

非你舅舅哥哥來說。我此時尚在夢中。畜生吓畜生。要你這畜生何用吓。說完。放聲大哭。芷園聽娘一番責備。雖明知自己做錯了事。却怪着二人多嘴。只得說道。母親暫請息怒。實是孩兒不好。以後再也不敢了。章氏一定要責打。虧得毓文在旁勸道。嫡母饒了他一次罷。賢弟你自今以後。急宜改邪歸正。要曉得人生讀書爲的是顯親揚名。並非有了才學。靠賣文過日子。的。況且我們讀書人。最重的是品行。所以古人有云。士先器識。而後文藝。若品行有虧。憑你文章雖好。一世斷不能發達的。賢弟是聰明人。你想愚兄的話。是不是呢。芷園諾諾連聲。毓文又道。賢弟。你能改過自新。下次進了學。如患沒錢使用。待愚兄薦你一個去處。只要做事誠實。包管你用度有餘。但此刻却還未能。恐誤了你讀書工夫。所以從前不對你說。就爲這個意思。如今與你說明。你可以放心讀書了。旁邊禮成也和着說了幾句。芷園只是答應。章氏

道。畜生。你哥哥金玉之言。快些與我謝謝。休要忘了。芷園方纔立起身來。走至鑑文面前。作了一個揖。謝了一聲。又向母舅磕頭稱謝。然後站在一旁。其時天將傍晚。禮成同鑑文告辭而去。章氏命兒子相送後。又嘮嘮叨叨的數說一番。不須細表。單說芷園自遭這番訓斥。好了許多。把用賸的一二十塊錢。也交與母親。鎮日在家用功。足有好幾個月。沒有出門。卽有時悶極無聊。只在地當中團團亂轉。轉了一回。就去睡了。章氏見兒子如此。以爲他從此改過。倒也歡喜。那知芷園不過一時遭了驚嚇。受了訓飭。所以勉強忍耐。靜坐在家。又想着哥哥許他的話。更做出那安分的形狀。其實心中難過異常。幸而朋友不來看他。否則早已出去了。那一日。章氏命他去買些東西。方始出門。望元妙觀前而來。剛到臨頓路醋坊橋頭轉灣。迎面來了一人。認得是蕭隱柔。那隱柔雖然府試場中。托芷園搶替。考取十名。後來仍未進學。今日



也到觀前頑耍。却與芷園相遇。彼此招呼。隱桑拉了芷園。到玉樓春去吃茶。談起提覆之事。芷園自悔鹵莽。又說以後再不做此事了。隱桑笑道。芷兄你的胆量太小。其實做這件事。縣府考儘管不妨。譬如下次再考。小弟又須拜煩老兄。未知老兄肯也不肯。芷園聽了。心中感動。也就答應了。隱桑又問芷園。近日作何消遣。爲什麼好幾個月沒有出來呢。芷園推說身子不好。所以在家靜養。並無別的緣故。隱桑也不再問。啜了一回茶。芷園道。弟今天奉了母命。到這裏買些東西。故此刻不能奉陪我兄了。說罷要走。隱桑道。明日弟有兩個朋友。要想又麻雀。缺少一個人。必須奉屈我兄的。芷園問在何處。叙雀。隱桑道。就在碧鳳坊卷。芷兄以前也去過的。難道忘了不成。芷園道。可是擺碰和檯子的柳孤孀家麼。隱桑道。正是。正是。芷園道。只是小弟沒有錢。怎樣好去呢。隱桑道。放心。我來借與你。說着。就在身掏拿出十塊錢。交與芷園。

又說道。那就可以去了。明日午前在這裏會齊。却不可失約的。芷園將洋接在手中。不好推托。只得應允。方與隱桑作別。買了東西回去。到得明天。就與隱桑等人會晤。在柳孤孀家叙了一天麻雀。又贏了十幾塊錢。心中好不歡喜。自此之後。芷園隔了三天五天。就到這裏走走。却不敢過于放肆。恐被母親知道。但他這個病根。沒有脫去。以致後來重發。萌芽都是這班朋友牽累的。可見得一個人最緊要。是軋朋友。軋了好的。自然是道義之交。學問也增長許多。軋了不好的。即是勢利之交。性情亦因此變壞。并且一同去嫖賭。吃着弄得蕩產傾家。彼此視同陌路。說也可歎。所謂君子之交淡似水。小人之交濃如油。又云。近朱者赤。近墨者黑。所以交友一道。必須謹慎。纔是閒話少叙。且說芷園時出時歸。雖比往日畧爲檢束。却不讀書用功。光陰虛度。又覺一年有餘。別無書說。過了殘秋。已屆初冬。又是縣試之期。芷園考畢。不消說

得。仍是十名。究竟小考不比鄉場。自己有些把握的。況他並不分心。與人搶替。更覺操了必勝之券。縣試過後。接連就是府試。被蕭隱桑纏擾不休。只得與他捉刀。及至長案發出。大家都是前五名。隱桑第二。自己第三。又暗暗得了一百多元。因芷園不替別人代做。又不向人誇張。所以外面的人都說他安分守己。此番穩穩入泮了。即芷園在母親面前。也可交賬。將得來的銀錢。秘密收藏。絕不在外花費。候至來年三月。學使院試。先考了經古一場。到正場。弔了堂號。卻巧今日上三縣。與崑山新陽合試。且同隱桑並坐。自然代做了兩篇。等提覆牌出來。雙雙高取。隱桑恐提覆場內。與芷園坐開。難弄神通。又暗中化了二百塊錢。打了連號。果然一同入泮。比上次冒險不同。過了招覆總覆。學台起馬。隱桑謝了芷園二百塊錢。芷園快活非常。即是章氏見兒子進學。亦然歡喜。雖沒有錢開什麼賀。刻什麼試草。也整備了幾桌酒。邀了

親族朋友熱鬧了一天。那班親族朋友送下來的禮內中惟禮成毓文最重。故總共一算。也有百餘尊番佛。除去開銷。都交母親收藏。此一番有分教。萱堂訓責頓教浪子。暫回頭。芹水優游。不料前途重失。足畢竟後事如何。請觀下回目知。



第七回

求推薦權收閒蕩性

招嫉忌牽引狹斜遊

且說芷園入泮以後。將自己所得的三百多元。暗藏在書箱之內。並不交與母親。這就是他的壞處。況且近來多了一班同案朋友。今日約他去飲酒看戲。明日約他去遊園坐船。還有舊時的知己。同他吃茶碰和。弄得終朝忙碌。沒有一天在家。章氏見兒子如此。雖却不過朋友情面。未便十分攔阻。終防他重蹈故轍。發出舊日的病根。所以那一天。芷園晚間回來。章氏就與他說道。我兒你天天出外。是係朋友所約。我也不來罪你。但日久閒散。豈不蕩壞了身子。況我家沒有錢。不比他們富厚。怎能陪伴他們。天天遊玩。不做那正經事情呢。芷園答道。孩兒並非貪圖閒散。只因沒有什麼正事。故爾陪他們頑頑罷了。章氏道。你年紀輕輕。難道記性不如我年老的麼。只怕是頑得忘記了。你想去年春間。你哥哥怎樣說的。說你進了學。方薦你一個事情。如今

芷園卽忙叫了一聲哥哥。鑑文道：賢弟請坐。愚兄方在裏面來了一位內戚。陪待多時。以致愚兄出來稍遲了。芷園道：哥哥儘管治正。不須客套。小弟再等一回。有什麼要緊呢。鑑文道：如今有你嫂嫂陪待。所以愚兄就出來了。但不知賢弟到此。可有什麼事情。芷園道：今日特地奉候哥哥。並無別的緣故。只有一件小事。要拜托哥哥。鑑文心中早已明白。却故意問道：我與賢弟是自己弟兄。只管直說。愚兄定當效勞的。芷園道：前年小弟荒唐。蒙哥哥指教。許弟僥倖後。薦一個托足之所。故弟奉母命來問哥哥。要仗大力週全。小弟感激不盡了。鑑文道：此事在我身上。只要賢弟盡心辦事。自然一說就成。但此時且慢說明。待我寫信到彼說定。然後關會賢弟便了。芷園不便問是那一家。只得謝了一聲。鑑文又道：愚兄還有一說。此事雖穩穩成就。不過現在進去。僅作試用。必須兩三月後。方能補實斯缺。賢弟幸勿大意。至要至要。芷

園唯唯聽命。就此告辭。鑑文也不相留。惟又諄諄囑咐了一番。芷園退出。走到街上。一路心中思想。究竟是聰明人。想出哥哥末後這幾句話。無非要我謹慎小心。故只說現在試用。恐我一朝得缺。就要胡作非爲。其實到人家去做事。有什麼試用不試用呢。那知鑑文的意思。雖然被他猜着。無如後來利令智昏。與沒有猜着一樣。豈非枉有這聰明麼。此是後話。我且慢表。其時芷園一頭想。一頭走。不知不覺。穿過四五條巷。已到家中。見過母親。將上項事一一稟明。章氏別無話說。惟有交代芷園。不要出外閒蕩。被哥哥知曉。弄得此事不成。故眼前芷園天天在家。把朋友一概回絕。杜門不出。靜候好音。過了一個多月。這天鑑文有書信關照。無非說此事談妥。叫他後天來家。陪了一同前去。以便與那家主人接洽。芷園看了此信。稟通母親。一到後天。換了一身新鮮衣服。午前先到鑑文家裏。鑑文方對芷園說明。說那家姓張。這主

人名叫毓賢。做過一任知府的。家資甚鉅。現下缺少幾個賬目。我弟到彼經理。極其省事。只要謹慎些。就可做下去的。至於每月薪水。目前只有十餘元。以後還可加增。况正項之外。另有外快進賬。隨多隨少。更是論不定的。芷園聽了。亦甚得意。當時即隨鑑文到了他家。見了主人。主人略問了幾句。芷園一一回答。清清楚楚。主人頗爲合意。命下人領芷園到賬房中去。與兩個同事見了。彼此通過姓名。一個叫葉有才。一個叫朱投三。兩人將幾本賬交與芷園。芷園一看。也還容易。無非銀錢出入。收付收付罷了。觀看方畢。只見鑑文進來。又叮囑了芷園兩句。方纔去了。不題。再說芷園當日回去。把舖蓋等物發了過來。就此住在這裏。天天弄賬。除有時晚上歸家外。並不向外頑耍。一連三四個月。不但賬上清楚。絲毫無弊。而且做事能幹。絕不偷懶。合宅的人都說他少年老成。所以主人十分信任。把賬房中的銀權。也叫他一人管。



理。那知兩個同事均存了妒忌之心。有意要陷害芷園。拖他去吃茶聽書。芷園起初推托。後來不免略略應酬。盡是兩人會鈔。那一日。賬房中無事。朱投三忽然向芷園說道。今天好得沒事。我有一個朋友。晚上在閩門下塘請客。約我去吃酒。又託我代邀幾個人。一同前去。只是我一時到那裏去邀呢。故欲奉屈芷兄前往。還有有才兄。我也早已說過。他是肯去的。未知芷兄可肯賞光麼。芷園聽了一席話。未便即刻答應。就假意說道。投翁你與有才兄去罷。讓我看守賬房。豈不是好。況且主人曉得我們三人一齊出去。未免有些不便的。沒三道。芷兄你又來了。我們既不誤他的正事。即有時出去頑頑。有什麼便不便呢。如果芷兄胆小。我來包場好不好。旁邊有才也是竭力攛掇。說我們難得一兩次。就被主人曉得。也不妨事的。芷園方始答應。換了一身全新的衣服。同投三有才二人。出得門來。已是四下鐘了。一逕望閩門下塘。

而去。行了片刻。早至俞橋浜。下橋轉了兩個灣。芷園雖曾來過。却不曉得是那一家。因蘇州城內的堂子。都沒有牌子掛出的。即使知道名字。也要仔細尋訪。幸得朱投三認識。到得一家門首。投三領路。招呼芷園有才。走進裏邊。三人踏上扶梯。下面的相幫。就高喊一聲客來。樓上大姐孃姨。都出來招呼。單認得一個朱投三。先叫應了朱大少。又叫了兩聲大少。招接進房。與那主人相見。彼此問了尊姓大名。芷園方知他叫賈英琴。英琴請衆人坐了。又奉承了芷園幾句。芷園略略謙遜一回。即見那個侑人。手裏拿着玻璃瓜子盆。在各人面前。一一送過。問了芷園尊姓。方叫一聲李大少。引得芷園眼花撩亂。看那侑人。約有二十歲光景。打扮得齊齊整整。頗有幾分姿色。就暗暗問投三。他叫什麼名字。投三道。他叫陳彩林。芷兄看得上眼麼。芷園點點頭。兩人正在那裏講話。忽聞英琴說道。此刻時光尙早。我們來叉八圈麻雀。再擺

檯面罷。未知衆位高興麼。投三搶先答應。芷園有才也只得依允。即時房中大姐娘姨。七手八脚。撥檯子的。撥檯子的。搬椅子的。搬椅子的。倒骨牌的。倒骨牌。派籌碼的。派籌碼的。還有檯角兩邊。擺着兩只茶几。茶几上放着高脚玻璃盆。子。兩只是水果。兩只是瓜子糖食。端整停當。即請衆位入局。四人扳好座位。大家坐下。議定二十塊底。每付和家抽頭。直碰到八點半鐘。方纔終局。兩輸兩贏。芷園是大贏家。足有一底開外。投三贏得有限。都是英琴同有才輸的。大姐絞了幾把手巾上來。衆人揩畢。英琴將提出的頭錢。計共十二塊錢。在檯上一放。彩林同大姐等謝了一聲。各位大少。然後收拾過了。彩林就問英琴道。買大少。故歇阿。要去請客來介。英琴道。怎麼不要。你去拿請客票來。讓我來寫罷。彩林即將筆硯盤。端整放在桌上。英琴提筆寫了四張。命大姐拿下樓去。喊相幫分頭去請。歇了一點多鐘。客人陸續都到。見了芷園。無非通

名道姓。問了一回。英琴即命人擺好檯面。請問衆人叫局。投三叫了王小寶。有才叫了花寶釵。衆人也各叫了一個局。英琴一一寫畢。又問芷園叫那一個。芷園道。小弟久不出來。實在一個都沒有。不如不叫了罷。英琴道。大家都叫。怎麼芷翁好不叫呢。待我想一個好的。薦與芷翁。攀一個相好罷。說着。提起筆來就寫。芷園從旁觀看。見寫的是金蓮卿。下面寫着賈代。芷園就開口說道。英翁代弟寫了。自當勉從。但英翁也須添叫一個纔是。英琴道。謹遵台命。小弟是最喜熱鬧的。即寫了一個周二寶。寫畢。交大姐拿去。遂請衆人入席。衆人謙遜。推芷園坐了第一位。方才大家坐定。彩林篩過了一杯酒。衆人歡呼暢飲。豁拳行令。轟鬧了一陣。即見所叫的局。如花寶釵。王小寶。周二寶。金蓮卿等。計有八位校書。陸續而至。一個個花枝招展。嬈娜娉婷。均走到各人身邊坐下。有的叫大少。有的叫某老。都放着一只銀粉匣。登時按着次序。

彈唱起來。這個唱黃驃馬天水關。那個唱日蓮救母三娘教子。和着胡琴聲。罄拳聲。鬧成一片。等到唱完。又拿了銀水烟筒。裝了幾筒水烟。在別人也尋平常。惟芷園看得神魂顛倒。骨軟筋酥。又見金蓮卿花容月貌。比衆人所叫的更佳。并且應酬週到大少長。大少短。惹得芷園幾乎把癡性發了出來。只與蓮卿說笑。連主人與他講話。也沒有聽見。投三暗暗歡喜。曉得芷園上他的鈎了。芷園那裏知道。還當投三是個好人。閒話少講。且說各人叫的局。坐了半個時辰。盡要轉局去了。都說大少停歇到倪搭來。就此紛紛散去。蓮卿亦然起身。却對芷園笑了一笑。說道。奴勒浪等倅。倅要來格。說完。姍然而去。芷園此刻已入迷陣。與衆人豁了一回拳。放了一付眼鏡。方始席散。怎麼叫做一付眼鏡。這是蘇州的風氣。吃了花酒。大半要放兩塊錢的。所以比上海難應酬。就是這個緣故。大家起身。與主人稱謝。然後各散。芷園與投三有

才出了那家堂子。又到蓮鄉處打了一個茶會。及至回轉賬房。已經鐘鳴一下了。此一番有分教。安排陷阱。休認做酒地。花天設下機謀。勾引他心猿意馬。要知以後如何。靜聽下回詳剖。



第八回

入迷陣開筵欣醉月

戀芳叢卽席亂飛花

且說芷園被投三牽引。在陳彩林家吃了一樽花酒。又被買英琴伐叫了金蓮卿。與芷園攀了相好。都是投三暗中囑託的。芷園如在夢中。果然上了他的當。走入迷魂陣了。當夜回轉賬房。睡在床上。胡思亂想。心頭火熱。只念着蓮卿的妙處。把哥哥叮囑之言。早丟入九霄雲外。到了明天。卻值東家往漢口公幹。芷園方敢放蕩。次日午後。就約投三到下塘走走。投三反假意不肯去。被芷園央求不過。方始同往。如是者一連三四次。那一日。二人又到金家。蓮卿更奉承得芷園週到。先裝了幾筒烟。又端整了小夜飯。留芷園飲酒。吃到中間。蓮卿纔向芷園說道。李大少。你是照應倪格。常到間搭來走走。倒是倪後日打醮。奴房裏末嚙人擺酒。阿是要坍檯格介。終要僚大少照應。後日來擺一檯酒。裝裝奴場面格哉。旁邊大姐姐姨也幫說了兩句。還有投三竭



力慫恿。芷園只好答應。蓮卿就請芷園開一張菜單。芷園不慣點菜。托投三代點了幾樣。點畢。交與蓮卿。猶如中外條約。將字簽定一般。芷園同投三用過夜膳。遂即回去。芷園寫了幾封信。一到來朝。差人往各處邀請舊日的朋友。少停回覆。俱說明晚准到。芷園倒也歡喜。因要張自己的面子。朋友愈多愈妙。待至明天飯後。心中躁急。就拉了投三有才先生。恭候所邀的客人。芷園惟與蓮卿說說笑笑。投三同有才。却橫在榻上吃烟。直到鐘鳴五下。先來了兩位朋友。芷園認得是貝筱九諸翺甫兩人。連忙招呼請坐。寒暄了幾句。又與投三等引見。彼此一見如故。芷園道。如今有五個人。除了小弟。你們四位。可以叙一局麻雀了。大家聽了高興。惟投三要與芷園對合。芷園答應。吩咐下去。此時蓮卿送過瓜子。正在旁邊。即同大姐姐姨端整。親手倒了麻雀牌。就請四位入座。翺甫開言道。今天我們不碰老法。要碰新法的。出銃人

家輪雙倍衆位以爲好不好。筱九道。這是怎樣意思呢。翹甫道。實不相瞞。爲的是老兄最會闖禍。不管人家有大牌。即使三倍四倍。你也要放出來的。帶累莊家輪雙倍。豈不冤呢。所以碰新法的好。筱九道。你不要這樣說我。我今天就同你碰新法。難道我一定輸的麼。芷園搶出來說道。你們不要多講。快些坐下來碰罷。時光已經不早了。於是四人入局。論定八圈結賬。所有又麻雀的規矩。及怎樣的碰法。看官們諒都在行。不勞在下細述了。又過四圈。重搬坐位。已是月上紗窗。鐘敲八下。所請的朋友。不先不後。均已來齊。計有五位。一個叫裴岱關。一個叫戈順觀。一個叫陳耀七。一個就是前回說過的蕭隱桑。俱是觀前吃茶朋友。還有一位。即前天請過芷園的賈英琴。今日邀來。算是答席。芷園見了。一一招接。蓮卿在旁應酬。却都認識。就請衆位坐下。岱關同隱桑均開言問道。芷兄許久不見。爲何今天忽然高興起來呢。芷園道。

弟與各位疏濶已久。所以特備一席。欲與衆位暢叙。並沒有別的意思。又敷衍了一回。見麻雀已經又完了。即命相幫擺席。擺好之後。芷園請衆人叫局。衆人均不推辭。岱關叫了王月娥。順觀叫了仇翠鳳。耀七叫了陳月英。隱桑叫了張寶玉。筱九叫了洪媛媛。翹甫叫了金小寶。英琴投三有才。仍叫陳彩林。王小寶。花寶釵三個。芷園一一寫畢。一面交人拿下樓去。命鶯腿分頭去叫。一面請衆客入席。彼此略略謙遜。始各就坐。芷園坐了主位。蓮卿篩過了酒。即在主人旁側坐下。衆客熟不拘禮。大家暢飲。飲酒之間。隱桑忽問芷園道。近日閩門外馬路已經築成。人家造的房屋也完工了不少。芷兄可曾去過麼。芷園道。以前去過的。那時馬路尙未開好。房屋還沒有呢。爲因無甚景致。去也乏味。所以有四五個月不到域外了。隱桑道。如今是大不相同。比起初青陽地。高出數倍。前月新開了兩片戲館。一片叫大觀。一片叫麗華。都是

青陽地搬過來的。生意實在好得狠。我去看過了幾次。角色果然整齊。行頭又是新鮮。過兩天。小弟作東奉請。芷兄可肯去麼。芷園道。好極好極。老兄作東。小弟理應奉陪。怎說不肯去呢。岱關也和着說道。馬路上不但戲館熱鬧。與那茶坊酒肆。菜館烟寮。而且官出了告示。叫城裏的堂子。都要搬將出去。爲振興市面起見。所以現在城外。已有一二十家。其餘么二野雞。更是不計其數。緩日芷兄有興。我也奉陪你們。一同到各家去頑頑。好麼。芷園亦然答應。正在那裏說話。只見所叫的陳彩林。張寶玉。金小寶。先已來了。各叫了幾聲大少。就在英琴等身旁坐下。跟局的娘姨大姐。裝了幾筒水烟。彩林等就拉動胡琴。唱將起來。無非唱幾齣黃驃馬。目蓮救母等類。與前回書中所說大同小異。內中惟金小寶唱工最好。唱的是丁甲山采黃瓜。聲音洪亮。曲調圓熟。大家聽了。喝了幾聲采。唱聲未畢。又來陳月英。洪媛媛。王小寶。花寶釵。

四個局。接着唱了幾齣。末後仇翠鳳王月娥也到。因是轉局過來。所以略遲了些。一時把個大房間。擠得滿滿。怎見得有讚爲証。

珠圍翠繞錦簇花團。艷奪眼簾。音傳耳鼓。燈下看釵光。髮影筵前送燕語。鶯聲眸迴秋水。使我魂銷面識。春風令人心醉。或脉脉以傳情。或殷殷以獻媚。氤氳香氣。爭誇北里胭脂。宛轉珠喉。不讓東山絲竹。正是

一串歌翻金縷曲。四圍香繞玉屏風。

芷園此時眼光注定。只是呆呆出神。忽聞隱桑說道。芷兄。我們來行一個令罷。芷園方回轉頭來答道。甚好甚好。我倒忘了。請問隱兄行什麼令。隱桑道。我因今日羣芳雅集。想着一個酒令。雖不十分新鮮。倒還容易。借此消去些酒也好。衆人聽說容易。都請教這令怎樣行法。隱桑道。這個令叫做飛花令。每人說一句古詩。詩中嵌着花名。如梅花桃花等類。但花名太多。我們說過

了一種花。不准再說。且不許單說一個花字。如飛的是梅花。從自己點起。點到梅字吃半杯。花字吃一杯。接令再飛一句。違者罰三大杯。說錯者罰兩大杯。必須合席傳遍。方纔收令。衆位以爲如何。大家依允。只有岱關說道。我是不通文墨的。不比你是茂才公。要我說一兩句。我還好把千家詩湊湊。如果你們捉弄我。偏要我多說幾句。那就不興了。隱桑道。放心。你又不是我的冤家。爲什麼單單捉弄你呢。旁邊岱關叫的王月娥接口道。格個令倒蠻好白相格。斐老。僚放心末哉。尷尬好拿僉調京調得來湊湊格。說得衆人拍手大笑。芷園道。你們且慢說笑。我還要請教隱兄。各人所飛的詩句。可要註出何人所作呢。隱桑方欲回答。衆人都說記不清楚。這是苦人所難了。岱關更覺著急道。念了詩句。還要說是那個做的。這不是尋快活。是討苦吃了。算你們是秀才。莫非耍考倒我們麼。隱桑道。你不要慌。准其大家免說。也覺直截。

了當些。芷兄你道怎樣。芷園亦明知隱桑未必能說。順口答道也好。卽請隱兄起令罷。隱桑說一聲有僭。把衆人分了次序。然後將令杯飲乾。念道。

人面桃花相映紅。

該是有才接令。吃了一杯。筱九陪了半杯。有才念道。

自鋤明月種梅花。

順手一數。是耀七吃半杯。英琴接令。將酒飲盡。也念道。

五月榴花照眼明。

筱九接令。不等翹甫吃酒。先自吃了。念道。

紅蓼花疎水驛秋。

投三吃半杯。芷園吃一杯。遂接着念道。

楓葉荻花秋瑟瑟。

念完對翺甫一指。翺甫等隱隱菜吃過半杯。方把令杯飲了。慢慢的念道。

櫓搖背指菊花開。

月娥在旁代數。就說道。難末挨着裴老哉。裴老快點說哩。岱關道。你不要催。催了我。我要昏的。芷園已把半杯吃過。也催道。吃了酒。快些念罷。岱關飲畢。勉強想了一句。念道。

一色杏花紅十里。

大眾聽了都說道。岱翁的千家詩很熟。也算不容易了。說得岱關漲紅了臉。說道。我已念過了。你們快快接令罷。英琴道。這句又挨着我。我是第二次了。看耀七飲畢。遂又念道。

閒看兒童捉柳花。

芷園接着念道。



金銀花壓玉搔頭。

方挨着了順觀。順觀道。你說的金銀花。該投翁同芷園兄各吃半杯。兩人飲畢。說道。既是如此。以後說海棠薔薇等花。要照此爲例的。大家答應。順觀就念道。

一池月浸紫薇花。

該是翹甫發九陪半杯。有才接令。就說我也第二次了。念道。

梨花院落溶溶夜。

自己又飲了半杯。應是投三念了。投三將酒一飲而盡。念道。

三更畫船穿藕花。

數到隱柔。隱柔亦執杯念道。

強隨舉子踏槐花。

口裏念着。又向岱關道對不起。岱翁又。要費心了。岱關聽了。皺着眉。再也不想。不出。被衆人催着。只得念道。杜鵑枝上月三更。衆人都說道。錯了。有了花名。沒有花字。該罰二大杯。重說一句。岱關討饒。罰了兩杯。忽見牆上一付七言對聯。却嵌着一個花名。遂卽念道。

桂花香近少年頭。

衆人並未留心。都說這句甚好。不過你自己先吃半杯。讓順觀兄念罷。順觀念道。

蘆花風起夜潮來。

自己也把半杯殘酒吃畢。就說耀七兄此刻排着你了。耀七道。我還沒有說過。只是容易的花名。都被你們用過。叫我說什麼花呢。低頭想了一想。說有了。讓隱桑收令罷。於是念道。

玉簪花插玉人頭。

隱桑接令把衆人點了一點果然盡行說過。遂說道。我念一句。請主人翁吃一杯酒。作爲收令罷。念道。

柴門臨水稻花香。

衆人都贊了一聲好。芷園把酒乾了一杯。見時光不早。衆校書陸續散去。各人都要了飯吃。放了兩塊錢。就此席散。隱桑岱關均約芷園後天到馬路上去游玩。芷園答應。衆人方向芷園告辭。芷園一一送畢。連投三有才也去了。單剩芷園在此。被蓮卿留住。放出柔媚的工夫。一縷情絲。把芷園緊緊縛定。又托芷園買些東西。芷園件件依允。就在此住宿一宵。其中情景。看官們諒都曉得。無容在下細述的了。芷園直睡到次日下午。方纔起身。回轉賬房。正是銷金屈裏痴心。留戀總難長。賣笑場中轉瞬。繁華原是夢。究竟芷園收心。

與否。且聽下回表明。





第九回

出閩門遍歷迷香洞

遊馬路同觀演劇場

却說芷園回轉賬房。也不弄賬。到晚便睡。一宵無話。又至來日午後。隱桑岱關都已來了。就約芷園同出閩門。芷園要投三有才等同行。投三有才推托不去。芷園卽在賬箱內。取了幾十塊錢。又把兩個莊摺。藏在身邊。因知岱關等是騎馬來。的卽喚下人。叫了一匹馬。方與岱關。隱桑走出門來。齊齊跨上了馬背。攬轡而行。從中市大街上過去。見兩旁店舖林立。十分熱鬧。緩緩的出了閩門。上了吊橋。愈覺擁擠異常。坐轎子的如飛而走。騎驢子的緩步而來。人山人海。擦背挨肩。好容易下了橋。轉了幾個灣。由陸榮坊穿到馬路。方始道途寬闊。可以並駕齊驅。芷園坐在馬上。願盼自豪。見馬路上別有一番景緻。雖是草創規模。却見兩邊新開的店面。已是鱗次櫛比。約有二百餘家。中間車水馬龍。絡繹不絕。一片的帽影鞭絲。襯着那一抹斜陽。往來馳驟。煞

是好看。又聽得那邊鑼鼓喧天。抬頭一望。見是大觀茶園。日戲尙未完畢。芷園就向岱關說道。我們到何處去呢。岱關道。此刻先到一品香去吃茶。然後到楊樹里去逛逛。你道好不好。芷園同隱桑都說好的。於是二人催馬向前。又見麗華戲園。牌子掛得密密層層。裏邊也在那裏做戲。芷園並不細看。已到一品香門首。三人下馬。走進去一看。下面是彈子房。却沒有人打彈。就一逕上了樓梯。見一並排五開間。前面賣茶。後面是賣大菜的。尙覺清靜。即在沿窓坐下。喚跑堂的泡了兩碗茶。芷園靠窓一望。見馬路一帶。雖然車馬往還。頗爲熱鬧。終不免帶着些荒涼景象。遠山隱約。近郭參差。夕照迷離。暮烟繚繞。正在眺望之際。忽聞馬蹄得得。車響鑼鑼。一片鈴聲。自遠而來。見一部新式皮篷車內。坐着一位美貌佳人。打扮得濃淡相宜。卽忙喚岱關隱桑來看。已見鬢影釵光。遠遠向那邊去了。岱關道。我雖沒有看仔細。觀他的後影。

我就想着了。芷園急問道。是那一個。你快些說。岱關道。你不要心急。請坐下。來吃一杯茶。我來講給你聽。芷園只得耐性坐下。岱關方纔說道。這個校書。是上海新下來的。在上海很有聲名。他的牌子極紅。說出來。一定你也知道。就是四大金剛之內。名叫張書玉。據說前月新到這裏的。我還沒有去過。芷園不等岱關說完。又問道。你可曉得他住在何處。牌子掛不掛呢。岱關方要回答。卽聽隱桑搶着說道。他的牌子。怎麼不掛。我聽見人說。住在宜春里第二家。不知是不是。岱關道。正是。正是。少停一同去打茶會。好麼。芷園道。好極了。只是你可認識他呢。岱關道。怎麼不認識。去年我到上海。還去擺過一檯酒呢。說完。打了一個呵欠。隱桑道。岱叔只怕是烟癮來了。可要到青蓮閣去吃烟麼。岱關道。不錯。只是青蓮閣的烟不好。而且新添了書場。更覺嘈雜得狠。我們不如到芳園去罷。當時會過茶鈔。三人下樓。到門前上馬。不消片刻。



早至芳園。下馬入內。一上了樓。堂倌認得岱關。連忙招接到前樓開燈。排了兩只榻。堂倌就同岱關裝烟。老爺長。老爺短。拍得馬屁碌亂。正園同隱桑。在對面榻上吃烟。其實二人都沒有癮的。瞎鬧了一回。等岱關吃了十餘筒。過足了癮。隱桑先說道。我們還是先去打茶圍。還是去看戲呢。岱關道。茶圍也要打。戲也要看。只不知今天的戲好不好。角色整齊不整齊。你可曉得麼。旁邊有一個堂倌接口道。裴老爺。今朝戲也蠻好。新到兩個好角色。勒海。一個叫夏月潤。一個叫七盞燈。才是上海下來格。隱桑聽了。便道。既然有好角色。你與我們去定一個包廂。快去快來。堂倌答應。即忙去了。不消片刻。就來回覆。說道。今朝格包廂。才定脫格哉。虧得我說仔裴老爺。難末俚篤商量讓出仔一間。說請老爺篤早點過去末哉。岱關聽說。揚揚得意。究竟我的面子不小。就誇張了幾句。其時烟已吃畢。不須會賬。即同隱桑芷園下樓。走出烟館。

已是上燈時候。岱關道：我們此刻不用騎馬，倒是步行的好，可以四處走走。我在前面領路。你門以為好麼？芷園隱桑都道甚好。於是三人先到安吉里，打了兩家茶圍。又到小楊樹里陳月英家，坐了片刻，吃了幾筒烟，引得芷園手舞足踏，樂不可言。不管衆香國裏遊歷一番，隱桑恐他們多坐不及看戲，起身催促。岱關芷園方纔出來，再到宜春里張書玉家。剛正書玉坐馬車回來，見了岱關等三人，連忙招呼，先叫了一聲裴老，又叫了兩聲大少，同了他們上樓，邀入房中請坐，送過香茗瓜子。書玉先問芷園隱桑尊姓，然後與岱關細說前情。隱桑覺得無甚趣味，惟芷園頗爲得意。一進房來，東張西望，見房中陳設比別處更覺華麗。牆上用花紙裱糊，掛著名人書畫，十分清潔，不染纖塵。居中朝外，放著一隻紅木大床，湖色縐紗帳門，帳鈎練條，都用赤金打就，襯著各樣顏色，非常嬌豔。床前擺一隻梳粧檯，檯上放的是無非白

鳴鐘檯花金水烟袋金茶壺茶杯等類。地當中是紅木大理石八仙桌子。一邊是紅木衣櫥。以及衣架面架等物。一邊是紅木茶几單靠。夾廂裏面。朝外擺一隻紫檀烟榻。榻的上面掛着大著衣鏡。靠窗又是一隻八仙桌。兩旁也放着單靠。芷園坐在那裏。看得出了神。呆呆不語。旁邊有一個大姐。向芷園說道。大少肚裏阿餓來。阿要用點點心介。芷園並未理會。隱桑代答道。我們已經吃過。可以不用了。芷園忽聽隱桑回答。方才回轉臉來。也說道。不用不用。此刻我還吃不下呢。隱桑即對他笑了一笑。芷園有些不好意思。立起身來。走到煙榻旁邊。書玉正與岱關裝烟。橫在榻上。見芷園走來。即忙坐起。說道。李大少。阿要來靠靠。吃兩筒烟哩。芷園道。我是不會吃烟。你橫着與他裝罷。岱關接口說道。你雖沒有癮。不會吃烟。榻上橫橫。是不要緊的。就是吃了一筒。也不妨。芷園方將身子躺下。書玉即裝好一筒烟。湊到芷園嘴邊。說道。

李大少倏吃。啞。試試我格裝法。阿靈呢。勿靈。芷園連忙呼吸。書玉撥動鋼籤。沙沙沙。一口直呼到底。果然裝得極靈。接連又吃了一筒。書玉笑道。李大少。倏說勿會吃格呀。倒吃得蠻在行格。芷園道。不是我會吃。實是你裝得好。所以吃得這樣爽快呢。岱關道。你且慢講吃烟。我有一句話問你。你看這先生可好。可要我做個媒人。常到這裏走走。你如願意。過一天擺一檯酒。謝謝我媒人。說着眼睛對書玉看看。書玉會意。遂接着說道。奴是粗俗煞格。勿知李大少阿肯照應。芷園道。你說什麼話。你在上海的時節。牌子狠紅。我是素來羨慕的。書玉道。倪勒上海。也不過實梗呀。才是格套小報館。拿倪題出來格號。叫格格金剛。阿要難聽煞。書玉一面說話。一面把一雙追魂奪魄的俏眼。對芷園眇了一眇。又說道。李大少。倏肯照應倪末。後日倪間搭燒路頭。阿肯替倪張張場面。介。芷園聽了。猶豫不決。被岱關慫恿幾句。只得答應。卽

時開好了菜單。交與書玉。好像買物付了定錢一般。隱桑在旁邊催道。時已不早。我們快去看戲罷。岱關芷園方始要走。書玉道。唔篤請再坐歇。哩。勿要心急。辰光還早。勸海來。用仔夜飯來去。倪格小菜。已經去喊格哉。岱關等三人。只得仍舊坐下。略停片刻。下面相幫的。把小菜搬了上來。房中娘姨大姐。七手八脚。端整停當。書玉請三人用酒。三人因要看戲。不便飲酒。耽擱。吃了一杯。卽忙用飯。飯畢。岱關不再吃烟。就與芷園隱桑匆匆而去。書玉說了幾聲待慢對勿住。在樓梯邊相送。又叮囑三人後天早來。三人應允。趕緊出門。直到大觀戲園。自有案日招接。連叫幾聲老爺。領至所定包廂裏面。各各就坐。案目拍馬屁。裝了四只茶盃。兩黃籃水果。又另泡了三碗雨前茶。派過戲單。就此去了。芷園向戲樓上一看。是林小芬演的定軍山。再將戲單一看。已做到第四齣了。覺得甚是平常。又看過了兩齣。只見戲房門帘一掀。下面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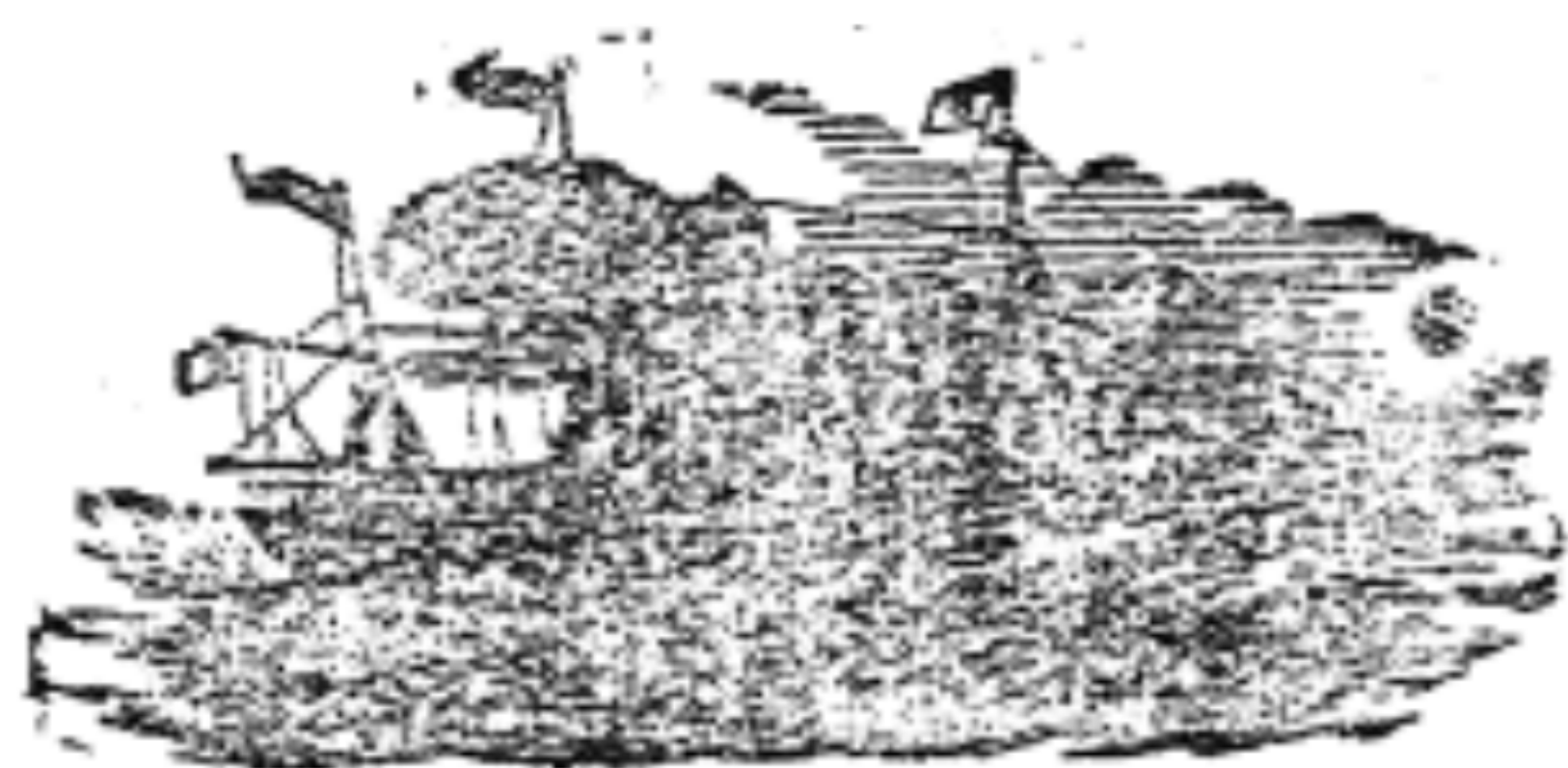
客就喝了幾聲采。芷園等定睛細看。原來夏月潤出場。演的是花蝴蝶。頭戴一頂英雄帽。左邊插一朵花。身穿密門鈕扣繡花短袄。外罩一件湖色百蝶英雄氈。足登薄底托花快靴。一手執着馬鞭。一手擎着桃花玉馬。果然英雄氣概。在場上轉了幾轉。方纔進去。略停一停。又見他跳過六隻檯。下面喝采的。猶如春雷怒吼。連岱關隱桑也和着叫好。末後鑼鼓喧天。一陣亂打。那齣戲就完畢了。芷園覺耳邊稍靜。又聽小鑼輕敲。門帘微啟。走出一個姣姣滴滴。嬌嬌婷婷的花旦。戲檯下喝采的人。又同犬吠一般。其實唱還未唱。有什麼好處呢。芷園問岱關道。這個花旦。可就是七盞燈麼。岱關道。正是他。他不但會唱花旦。還會唱老生戲。今天他唱算糧登殿。明天是二進宮。我還要來看他的戲呢。芷園也不再問。直看到下半齣。隱桑道。我們去罷。下面也沒有什麼好看了。趁早出去。免得擁擠得不好走。岱關芷園均以爲然。大家立起

身來。一同下樓。出了戲館。已是十一點鐘了。步行到芳園門首。上了馬匹。緩緩進城。岱關隱桑都要回家。與芷園作別而去。芷園因時光不早。不便回轉賬房。却到金蓮卿處。住了一宵。午前到賬房轉了一轉。仍至閨門。拿了莊摺。在莊上取了二百塊錢。兌了兩件金首飾。剪了一件摹本緞衣料。送與蓮卿。即是前晚托買的幾件東西。當日依然在金家住下。睡至飯後起身。梳洗已畢。用過點心。即命相幫叫了兩頂轎子。同蓮卿乘轎出城。一逕到馬路之上。雇了一輛皮蓬車。足足坐了好幾十個。摸出錢來一看。已經三點餘鐘。又到二品香吃了幾樣番菜。天已傍晚。方至張書玉家。即見岱關隱桑等已到。又差相幫邀了三四位客人。即時擺酒叫局。直鬧到一點鐘。始行席散了進城。從此芷園日日在外混鬧。不是城外。定是下塘。與一班酒肉朋友。花天酒地。弄得賬房內正事。全都不管了。正是揮金莫惜。祗圖此夕。消魂點石無踪。那

---

計。後。時。落。魄。要。知。以。後。情。形。請。觀。下。回。詳。解。





第十回

設賭局盤龍成結癖

訪烟寮戲鳳恨無緣

且說芷園自被朱投三勾引出外。發出舊日病根。無心弄賬。日夜在堂子裏打混。不覺有半載有餘。幸得主人不在家中。無人前來盤賬。芷園愈覺胆大。在賬上宕欠了許多。且把莊摺藏在身邊。供他青樓中揮霍。所以中秋節上。一切嫖賬吃賬衣服賬。總共一算。計有七八百元左右。芷園並不在意。那天晚上回轉家中。章氏忽與兒子提起親事。又愁沒錢備辦。如何處置。芷園答云。不妨就在身邊摸出一個莊摺。在檯上一放。說道。有了這個。還愁沒得錢麼。只消到那其間。在這裏頭移動數百元。就可以辦事了。章氏道。這個莊摺不是你的。怎麼可以動得呢。芷園道。母親你不要管他。用了再講。章氏道。胡說。你用空了錢。難道主人不來查問的麼。芷園道。放心。孩兒自有彌補的法子呢。如若不然。只怕一世不能做親哩。芷園話雖如此。其實毫無彌補法子。

俗語叫做拆爛污。他母親那裏知曉。還向兒子說道。你有彌補的法兒。倒也罷了。你明天到觀前汪酉生處。揀了吉日。好待爲娘託媒人送去。芷園答應。回房安宿。到了明晨。卽忙至元妙觀裏汪酉生家。托他揀定日子。然後回去。把星書交與母親。章氏一看。原來吉期是十一月初七日。前兩天送大盤。看畢。又向芷園說道。此時離吉期。雖有兩三月。應用的東西。家中一無所有。必須早些備辦。你過一天。拿些銀錢來。這是至要至緊的。芷園遵命。卽辭別母親。到賬房中去了。不須細表。再說裴岱關。自那日在張書玉家。應酬芷園。吃了一檯花酒。見芷園非常潤綽。曉得他在張宅做賬房。管理銀錢出入。用度寬餘。故有意要邀他來入賭局。騙他的銀錢。恐他不肯上勾。所以時常來應酬他。芷園如何知曉。只道岱關與我要好呢。但岱關的出身。雖是做官人家子弟。却現下在家聚賭。與一班賭棍。設局誘騙。明目張膽。仗勢欺人。芷園豈

有不知。因他有錢有勢。所以平時也趨奉他的。惟沒有與他賭過。今日岱關寫了字條。差人到賬房中邀請芷園。芷園將字條一看。是邀他到家一叙。雖不說明賭局。芷園却已明白。要想不去。又却不過他情面。故寫了一張回條。說晚上准到。等至上燈時候。帶了百餘元。還有一個莊摺。藏在身邊。興匆匆一逕望岱關家裏去。那岱關住在臨頓路蕭家巷。不消兩刻工夫。早已到了。煩管門的通報一聲。卽聽裏面說請。那個管門的領芷園入內。不走中門。却從茶廳東邊備衙裏穿將進去。曲曲折折。房屋實在進深。約摸越過了五六進。又轉了兩個灣。方見側邊幾間平屋。是一隻大方廳。裏面燈燭輝煌。人聲嘈雜。正在那裏呼盧喝雉。管門的領到此間。就說請少爺裏面坐。芷園踏將進去。岱關起身相迎。畧畧寒暄了幾句。芷園又與衆人見了。大半是不認識的。岱關道。今日舍下聚局。故特遣僕相邀。幸得芷兄有興而來。請芷兄入局。

罷。芷園唯唯。卽走到賭檯旁邊。將身坐下。見搖的是一百兩饅頭攤。正中坐着搖官。下面是開派坐的。兩邊都是押客。在那裏寫攤路。芷園忙向身邊淘出兩張卽期莊票。計共一百元。向賬房開了一百兩籌碼。點了一點數目。然後把攤路細細一看。雖不十分在行。也還略略懂得。見上幾記搖過三個出門。在別人押着的。自然仍押出門。所以出門頭上押得實在不少。惟芷園是第一次押。忽然想着老路。叫做三伏一大跳。回來押老包。且押一記進門。試卽將籌碼七兩。單甩在進門上面。也不帶什麼脚。等到搖缸一開。芷園仔細觀看。却是三只四一只么。名叫紅氈單上滾繡毬。原來十三點進門。那開派的就派與他二十兩。芷園暗暗得意。卽把贏的二十兩。連本七兩。又加上一兩生錢。一共二十八兩。獨放在出門頭上。押他一記老包。果然開出來。是四六二三。其名鞋拔板刷。十五點出門。芷園快活罷常。又贏了八十兩。這兩

記。除去八兩本錢。剛正贏着一百兩。要想停手不賭。又有些不好意思。只得再押幾記。却是有輸有贏。但上風的一百兩饅頭攤。已經輸完。換了岱關自搖。芷園未便卸身。連押了二三十次。果然賭神收徒弟。又贏了一百餘元。見岱關却也不輸。都是別人輸的。其時賭已收場結賬。芷園把籌碼交與賬房。換取現洋。總共連自己本錢。計有四百餘番。點了一點。現洋只有二百多元。其餘是金戒指十二隻。金鍊一條。金錶一隻。抵作二百元。均是別人的。俗語叫做底梢。現在押與芷園。將來都要贖取的。芷園一一收了。藏在身旁。即與岱關作別。岱關又囑他明晚早來。芷園答應欣然回去。見時已不早。不便到賬房中去。只好回轉家中。走至自己門首。好容易敲門進內。因章氏早已睡熟。後被他敲門驚醒。方始起身開放。見兒子此刻回來。心中疑惑。就開言問道。你今晚到何處去的。爲什麼此刻纔回。芷園道。母親不要心急。待孩兒閉

上了門。慢慢的裏明便了。說着把門門好。一同走進房中。芷園不先開口。用手在身邊一摸。摸出一包洋錢。十餘件金首飾。在檯上一放。方說道。母親你請看罷。孩兒爲了這個。所以此刻纔回的。章氏一看。終覺兒子有些邪氣。問道。這包洋錢。與那許多東西。是從何處得來的。快些與我實說。芷園道。母親不要管他。請母親收了。代孩兒備辦親事罷。章氏道。你不實說。我是不收的。芷園被逼不過。方說出是今晚賭局中贏的。章氏聽了。雖不動氣。又不免埋怨道。你這個不長進的。又要做那不端之事。你今晚幸虧贏了。倘然輸去許多。看你怎麼了。你如何對得住你家哥哥呢。以後須要改悔纔是。芷園口中答應。心裏大不爲然。翻懊悔自己不該回來。惹了許多嘮叨。故又勉強說道。母親請將現洋收去。金的首飾東西。他們還要贖取。待贖清之後。孩兒再也不賭了。此時已有兩下鐘。母親請安置罷。孩兒要去睡了。說畢。取了金首飾

就走。章氏一想不好。恐怕他再要去賭。又喚住道。你將金器也交與我。待他們來贖。再取不遲。芷園只得放下。回到房中去睡了。睡過一宵。仍到賬房。一無所事。惟與投三有才閒談。投三忽然問道。芷兄常到觀前。可曾見大成坊巷裏面。有一個絕色佳人麼。芷園道。我也聽人說過。却沒有見過。可是開烟館的。叫做金鳳。你說的是也不是。投三道。正就是他。少停我們可去吃烟。看這個美人兒。芷園道。很好。我本有心要去看他。不知我有緣沒有緣。說罷。用過午膳。兩人一同到大成坊巷裏來。投三認得招牌。引領到了裏面。並不見有什麼美人。大約今天不在家中。我們來得不巧。芷園悶悶不樂。只得開了一隻燈。吃了幾筒蘇膏。無精打采。與投三講話。正在懊惱之際。忽聽隔房鶯聲。嘸嘸。卽見門簾啟處。走出一位絕色美人。芷園不看猶可。一看之後。早把魂靈兒飛至半天。怎見得他的美處。有詩爲証。



芙蓉爲面柳爲腰

體態輕盈金步搖

竊願幾生修得到

梅花帳底許魂銷

芷園看够多時。知是金鳳。方信話不虛傳。見他輕移蓮步。走進一隻小櫃檯內。將身坐下。玉手纖纖。將烟膏一錢一錢的。在小天枰上稱將起來。用象牙漿把烟挑出。攤在簪葉上面。彷彿古時文君當爐。所以這片烟館。生涯極盛。惹得一班年輕子弟。不論有癮無癮。都到這裏吃烟。實爲着金鳳而來。那金鳳只有二十餘歲。丈夫已死。早做了新寡文君。雖不能比西子太真。然蘇城中的美女。却要推他獨步。無怪芷園看了。饒涎欲滴。恨不得走到他身邊。說一句知心話兒。故對着金鳳。眼光注定。只是呆呆的發怔。金鳳見他這付神情。只道他是痴子。不覺微笑了一笑。芷園以爲他有意於我。卽從烟榻上坐起。走到小櫃檯旁邊。要試那另膀子的伎倆。那知金鳳這一笑。出於無心。况

他眼界極高。怎把芷園看得上眼。所以見他過來。回轉頭佯佯不睬。芷園不  
意好思。又無別話好問。見櫃檯上擺着烟膏。就指着問道。你這個蘇膏。一箸  
葉要賣多少錢呢。金鳳頭也不回。冷冷的笑道。一箸葉烟。要賣七十個銅鈔。  
僚要添末。喊堂倌添末哉。說着立起身來。自回那邊房中去了。芷園聽他冷  
淡之言。又見他回房而去。不覺惱羞成怒。想要發作兩句。又怕被人恥笑。只  
得回到榻上坐定。越想越氣。恨金鳳太覺無情。非惟不能如願。翻以白眼相  
加。當場受他的悶氣。所以下集書中。芷園與金鳳作對。編造謠言。說他許多  
壞話。早於此時伏下線索。我且慢表。再說朱投三見方才的情景。心中早已  
明白。就開言說道。芷兄。我們在此已久。也沒有什麼趣味。不如回去罷。芷園  
道。投兄。先請回去。我還有一件事。要到別處一行。說罷。起身會了烟賬。兩人  
走出烟館。讓投三先回賬房。不須細表。且說芷園討了一場沒趣。心頭納悶。

無可消遣。見天已晚。將下來。還是到岱關家裏去賭錢。借此排解悶懷。行了片刻。已經到了。走進裏邊。與岱關相見。仍請入局。那知芷園今日心緒不甯。押了幾十記。着得不過一兩次。足足輸了四百多元。除所帶現洋百元外。都從莊摺上移用的。要想翻本。無如賭局已散。只得歸家。如此一來。芷園連日大賭。不料命運不濟。輸的日子多。贏的日子少。一連半月有餘。總共輸了一千餘元。方纔停止不去。然仍到下塘城外兩處走動。不改那舊日的性子。正是嫖賭方酣。何惜黃金。擲虛牝。讒言忽進。頓遭白眼。歇生涯。不知後來結局如何。試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進讒言主人查賬目

歇生意朋友失交情

且說岱關邀芷園賭錢。一連半月有餘。除去先前贏賬。共輸了千餘銀元。芷園雖不復賭。心中却並不改悔。依然嫖興甚濃。度過殘秋。又屆初冬。方整備做親之事。頗爲忙碌。凡大盤內應用東西。如五事衣金銀首飾等類。一一備齊。等到十一月初五。送過大盤。下了幾十付請酒帖子。遍請親戚朋友。一到初七正日。居然場面瀾綽。用着花轎娶親。所以當日開銷。連回門使費。計用去了五六百元。都是在賬上宕空的。章氏那裏知曉。只道兒子在別處得來的。也不究問。過了三朝。章氏見新婦舉止端莊。不失舊家風範。頗覺歡喜。惟芷園最愛輕佻。倒看得甚是平淡。在家住了七天。章氏命芷園仍到賬房辦理正事。至晚間方許回家。故芷園此時朝出晚歸。未便花柳場中住宿。起初是燕爾新婚。尙稱恩愛。後來翻覺拘束。漸漸托故在外住宿。幸得妻子賢淑。

並無反目之言。我且按下慢表。再說芷園的東家張毓賢。自從到漢口去了。半載有餘。直至十二月中旬。方始歸家。那日芷園不在賬房。適值在外面閒蕩。毓賢到賬房中間談。投三有才愈獻殷勤。拍得馬屁十分週到。毓賢便問投三道。今天芷園到那裏去了。投三只是不語。毓賢疑惑再三盤詰。投三開言道。不曉得他到那裏去了。諒必不是下塘。定是閩門城外。除去兩處。就沒有去的所在了。毓賢聽了。有些不信。下塘與閩門兩處。他還是幹正經呢。還是出去閒蕩。你快些直說。不須爲他隱瞞。投三道。他有什麼正經事。不過花天酒地罷了。毓賢道。我看他少年老成。只怕沒有此等事的。投三道。我也曉得東翁不信。所以不敢告訴東翁。但東翁把他的賬一查。就知道我等所說的。句句都是實話了。況且他前月做親。場面狠闊。若不在賬上宕用。那裏來這許多銀子呢。東翁如再不信。問問有才。他倒略知底蘊的。毓賢便向有才

細問。有才將芷園所做之事。如何去嫖。如何去賭。如何前月做親。如何把莊摺藏在身邊。天天在外揮霍。惟不許我們窺看。故不曉得他用去多少。東翁急宜細查爲是。又加上幾句不好聽的話。毓賢聽他們說得鑿鑿可據。也就信了。遂叮囑二人。不可走漏風聲。二人諾諾稱是。毓賢再到外面。問問一班家人僕婦。都說以前李師爺非常規矩。如今不知爲了怎麼。時常不到賬房。其餘事情却不曉得。毓賢也不再問。回進上房。即刻修書一封。信中只說有要事面商。並不寫明原委。差人到李鑑文處投遞。停了一回。卽來回覆。說今天李老爺沒有工夫。明日午後一准過來。毓賢點點頭。心中暗想。明天鑑文到來。我把此事一說。沒有憑據與他看。他未必就肯認賬。我且候至明晨。待芷園到此。當場把賬目清查。使他不能推諉。但我忠厚待人。照此而行。未免苛刻。難以週全他的臉面。我不如見事行事便了。主意已定。一到來朝。聽說

芷園已至賬房。自己就踱了出來。與芷園相見過了。芷園一見東家。便有些  
侷促不安。勉強問道。東翁是昨天回府的。統賢道。正是。老夫在漢口半載。有  
餘。家中賬目。全仗賢姪管理。諒無錯誤。只是老夫今歲出款甚鉅。虧欠了五  
六千兩銀子。而且年關將近。更需三四千金。老夫意欲將莊摺上所有銀子。  
一併取出。但不知有多少銀子。請賢姪將賬一查。說罷。一雙眼睛。對着芷園  
注視。芷園聽了。不覺漲紅了臉。心裏暗暗着急。這篇賬目。叫我怎能細查。我  
在莊摺上用空的銀子。足有二千餘金。如何可以彌補。況且假帳都沒有做。  
猝不及防。驟然清查此帳。必定有人在東家面前。說了什麼壞話。以致有此  
變端。但此時間我。不能無一言回覆。只得支吾道。東翁要查此帳。儘可使得。  
惟清帳尙未騰出。可否暫緩數天。待姪呈上察閱便了。統賢聽他說話支吾。  
神情侷促。明知此事真確。也不十分追究。只對芷園冷笑了一聲。更無別話。

立起身來。向裏邊去了。弄得芷園羞慚滿面。恨少一個地洞鑽了下去。他却  
不埋怨自己不好。翻恨東家無情。查他帳目。要曉得這位東家。可稱忠厚待  
人。故一見芷園如此光景。僅不過冷笑一聲。並不十分坍他的權。如果換一  
位嚴厲的。見他支吾徧促。一定要當面查帳。難道芷園好不與他看麼。即使  
回覆他清帳未謄。他又要看起莊摺來。那莊摺是不須謄清的。只怕當場更  
覺出醜了。閒話少叙。單說芷園在帳房中。知道此事不妙。坐立不安。又不好  
當着投三有才之面。細弄這篇假帳。所以把他癡性急了出來。只在地中間  
團團亂轉。躡一個無休無歇。投三有才見他這付形狀。暗暗好笑。又是快活。  
此番發作。穩穩將他辭歇。我們可以管理銀權了。我且不表。再講李鑑文因  
昨天毓賢相請。所以今日下午。急忙來至張家。先到裏邊。在一間書房內。與  
毓賢相見。起初談了幾句客套。又把漢口公幹之事。略述一遍。鑑文方問道。



昨天世叔遣尊管到舍。可有什麼事情。乞道其詳。毓賢道。一來與賢姪久闊。相請到舍面叙。二來因令弟之事。不得不與賢姪一談。鑑文聽說。諒必正園做錯了事。急忙問道。小姪久未到此。未識他近日如何。倒要請教。毓賢道。老夫自前天回家。風聞令弟在外遊蕩。用空帳上銀錢不少。起初我還不信。後來與他面談。提起查帳一節。言語支吾。我本欲澈底清查。又恐礙他臉面。權且忍耐。故特請賢姪到來。要費神代我一查。究竟虧空多少。如他可以彌補。自然極妙。倘或不能。再行商酌便了。鑑文諾諾連聲。遂即辭了毓賢。將身出外。到帳房中而來。尙未走將進去。即見芷園在帳房門面。團團亂轉。曉得他痴病復發。急得無可如何。這付神情。令人可憐又可恨。就開言喚道。癡子。愚兄在此。芷園正在急昏之際。聽得有人叫喚。立住脚步。定了一定神。仔細一看。原來是鑑文哥哥。心中突突亂跳。只得迎上前去。叫應了一聲。問哥哥到

此何事。鑑文道。你做得好事。還來問我。我今日此來。爲你東家相請。我已見過。叫我前來問你。究竟帳上用空多少。你快些實說。以便我好去回覆。免得他自來查帳。當場出醜了。正園一聞此言。如打了一個霹靂。呆了半晌。又被鑑文逼問。料想不能隱瞞。只得實言相告道。小弟實在荒謬。一時糊塗。用空帳上二千餘金。還望哥哥遮蓋則個。說罷。跪了下來。鑑文道。你此刻跪也沒用。快些起來。我來對你講。芷園立起。仍是苦苦哀告。鑑文道。你想此事。如何遮蓋得過。况用空這許多。料你斷難彌補。卽叫愚兄賠墊。一時也斷不能夠。還虧你東家誠厚。家貲甚鉅。這許多尙不要緊。不然不要說你。就是愚兄也不得了。但不知你怎樣用空了這許多呢。正園卽將始末情由。告訴了一遍。無非說是投三牽引。以致如此結果。鑑文道。你怪投三也沒用。帳上虧空的錢。究竟是你用的。如何好告訴你東家呢。說着。歎了一口氣。又道。好好一個

生意弄得如此田地。我此時也不來責你。待我回覆了你東家。再與你講罷。

鑑文即刻向裏邊去了。停了一停。仍舊回到帳房。交代芷園道。你將帳簿呈出。即行收拾回去。你東家已將你辭歇。所有虧空的二千餘金。幸得我再三仰懇。他自己認了一千五百元。其餘七百多元。我也只得認賬。豈非還是你的造化麼。芷園赧顏答應。把賬簿莊信一併交出。鑑文接在手中。略把莊信翻了一翻。見近來數月之內。拿得不少。大約即是他私用的。以下也不細看。即忙交進裏邊。不消片刻工夫。鑑文出來。見芷園鋪蓋等物。已差人挑了回去。然後同芷園出了張家。一路無話。直到芷園家裏。章氏得信。先將兒子痛罵一場。又向鑑文謝了幾聲。鑑文亦把芷園責備兩句。方始回去。不表。單說芷園從張家歇出。已近年關。所有欠的嫖賬吃賬衣服賬等項。到了除夕那一天。上門討賬的。絡繹不絕。幾乎把階沿石都踏破。芷園那裏有錢還賬。只

得藏匿在裏面。讓這班娘姨大姐裁縫等人。鬧了一日一夜。直至年初一。大家罵了一場。方纔散去。所以芷園交了新年。自覺慚愧。連拜年也沒有出去。在家安分度日。惟自己毫無私蓄。只有用剩的幾十塊錢。與那一箱綢衣服。眼前雖尙可敷衍。怎能持得久遠。況且芷園是吃慣用慣的。起初杜門不出。開銷果然有限。更兼妻子做些女工針指。貼補在內。還可支持。後來日久事忘。漸漸出外走動。到元妙觀前雲露閣啜茗。借此消遣。這月雲露閣茶館。即是玉樓春改的招牌。所以一班舊相識。仍在那裏聚會。芷園找他們說話。那知他們都冷冷相待。不與芷園親熱。連岱關等也疏淡起來。比前大不相同。故有時缺了用度。向這班朋友告借。不要說數十元。即四五塊錢。也難挪移。芷園見人情冷暖。世態炎涼。不勝憤憤。然亦無可如何。付之一歎罷了。但他好動不好靜。終要在外面閒蕩。雖不嫖賭。難免有許多費用。故勉強支持了。

半年。把自己衣服東西。一齊吃盡當光。沒法借貸。弄得走頭無路。那一日。芷園窮思極想。忽然想着了蕭隱桑。非但是我至交。而且他的進學。全是我二人之力。雖與我許久未會。略略疏遠。然向他開口。告借四五十元。或者應酬我的。如其不肯。再想一個法兒。不怕他不借與我。我昨聽人說。隱桑前月往新陽去的。今已回來。諒必仍在觀前吃茶。我何弗前去尋他。主意已定。遂即向觀前雲露閣而來。此一番。有分教。告貸無門。甘做拆梢。施伎倆。斯文掃地。重爲槍手。惹災殃。不知芷園向隱桑借錢。可能借着與否。且聽下回分割。

第十二回

大絕交有心敲竹槓

小結局槍手荷蔗架

却說芷園欲向隱桑借錢。直到元妙觀前而來。早至雲露閣茶館。一逕上了樓梯。這座樓。取名叫逍遙樓。他一班朋友。天天在這裏吃茶。昨聞隱桑從新陽回來。諒必也在此間。所以不到他家中。先到這裏尋訪。果然一找就着。隱桑同衆朋友在此啜茗。見芷園進來。略略招呼。也不說長道短。仍舊坐着。吃他們的茶。芷園心頭早已火發。要想發作幾句話。後來轉了一念。暫且忍耐。在旁邊一隻桌上。喚跑堂的泡了一碗茶。悶悶坐下。坐了一匝。見隱桑並不過來叙談。手裏執着一張新聞報。低頭觀看。芷園耐不住性子。只得先自開言道。隱兄暫請過來。弟有一句話。要與我兄商酌。隱桑聽他叫喚。懶懶的立起身來。走至芷園桌邊坐下。無精打采的問道。芷兄呼喚小弟。可有什麼事。倒要請教。芷園見他這付形景。好像我請他過來。要連累他一般。回想從前

何等親熱。今日見我窮了。就與我如此疎淡。令人可恨可歎。我如今向他借錢。倘或應允便罷。如不應允。我即用強硬手段。敲他的竹槓。看他怎樣發付與我。主意想定。方對隱桑啟齒道。隱兄一向得意。不憚小弟命運不濟。在家坐吃山空。弄得拮據異常。以弟比兄。真不啻天淵之隔了。隱桑道。芷兄休要客氣。說這樣的話。想弟也是在家賦閒。有什麼得意呢。芷園道。尊大人醫名大振。日進斗金。隱兄儘可在家安享隆下之福。若弟則家無儲石。自從張宅出來之後。一無所事。迄今數月。典質早空。諒兄盡知底細。故今日到此奉訪。意欲與兄商借數十元。以應急用。如蒙金諾。感激非淺。隱桑聽了。即忙回答道。弟與兄的景況。其實差不多。雖家嚴進款不少。然開銷甚大。也是有名無實。即使畧有盈餘。小弟是不管賬的。那裏有什麼閒錢。芷兄你還是向別人借罷。芷園聽他回得決絕。不覺憤憤的說道。弟與我兄。最爲莫逆。別人都不

能及的。况弟待兄不無微勞。今日故敢開口商借。既然兄沒有數十元。諒來十餘元是有的。還望兄救弟之急。隱桑不等他說完。把臉一沉。立起身來說道。我是沒有錢。不要說十餘元。就是兩三塊錢。也是萬難。雖以前煩勞過我兄。我也酬謝過的。現在弟竭蹶異常。應酬不起。只好得罪了。今日弟有事在身。與兄明白再會罷。說畢。也不回到自己桌上吃茶。急急的去了。芷園此時氣得面漲通紅。咬牙切齒。憤恨填胸。把桌子亂拍。大罵無良不止。別的朋友也不睬他。各自散去。芷園無從發洩。只得會過茶鈔。一逕出了茶館。本欲回家。又沒有出這口氣。况今天我來找他。原要敲他的竹槓。他如有情。略肯通融借些。我倒難以翻面。恐被他人批駁。此刻彼既無情。與我絕交。我何弗趁勢上他的船呢。想定了主見。卽望隱桑家裏來。隱桑也住在蕭家巷內。與岱關家相離不遠。芷園曾經去過的。故爾認識。到了門首。也不等着門的通報。



一直走到大廳上面。就敲檯拍凳的亂罵。看門的雖認得芷園。却不知到此吵鬧爲的什麼緣故。慌忙進來動問。芷園道。你進去叫你家小主人出來。說我姓李的。要見他。倘若避而不見。莫怪我不肯干休。你快進去。我在此立等回話。看門的諾諾連聲。卽忙入內回稟少爺。如此這般訴了一遍。隱桑方從雲露閣回來。一聽這幾句話。懊悔方才自己不好。不該得罪了他。如今他尋上門來。必定有一番口舌。我若出去會他。只怕沒有落場。倘被他當面糟蹋。說出那年搶替之事。弄得大家曉得如何是好。想了一回。方有了一個主意。不如待我稟明母親。再定計較。但恐他在外面又要吵鬧。故對那看門的說道。你快出去對他說。說少爺此刻尙未回來。勸他暫且息怒。現在太太已經知道。少停定當回覆便了。這幾句。你可會對他說麼。那看門的連說會的。趕緊向外。照以上幾句話。對芷園一說。芷園方耐性坐着等候。早已是上燈時

光了。我且把他攔起。再講隱桑即忙與母親說知。母親道。此事被你弄左。暫且不要會他。他不過要敲詐幾個錢。待爲娘命人探他口氣。究竟他要多少。倘爲數有限。就出了幾個錢。打發他去。不但省許多口實。且免得你爹爹曉得。回來淘氣了。隱桑連連稱是。即時喚一個老媽子。教了兩句說話。命他出外去問芷園。那知芷園見有人問他。就獅子大開口。定要三百元。方肯罷休。因你家少爺欺人太過。我要他的錢。還是便宜他的。不然。開了明倫堂。邀集學中朋友。與他評評理哩。老媽子聽他一番言語。明知難以收場。只得進內回覆太太。太太也是沒法。惟埋怨兒子。不該得罪於他。惹出此等事來。隱桑道。實是孩兒不好。一時魯莽。將他得罪。本來不須怕他。爲因以前托過他事情。以致做了話柄。諒母親也曉得的。母親道。我因畧知此事。所以忍耐。甘受其欺。爲今之計。只好攔他一攔。若在火頭上與他講。他斷然不肯遷就。待過

了兩天。你去邀幾位朋友。與他說項。或者他却不過情面。就完事了。隱桑遵命。又吩咐老媽子道。你去對他說。今晚少爺未歸。老爺又不在家。一時未能商妥。須過兩天覆命。你說過之後。他如肯去。最妙。若要住在此間。也不必去趕他。讓他在書房中住宿便了。老媽子答應向外。依樣畫葫蘆。對芷園述了一遍。果然芷園不肯回去。住在此間。老媽子去端整鋪蓋。請他在書房住下。此時芷園見他們以禮而待。倒也未便發作。靜候信息。過了一宵。翻托這老媽子去探問。賞了他一塊錢。老媽子落得受用。又耐過了兩天。芷園一早起。身。要想發作。放出敲詐手段。其時梳洗方畢。外面忽然來了二人。踱進書房。芷園一看。原來不是別人。一個是裴岱關。一個是從前同學堂世兄。叫做張其信。彼此見面。各道寒溫。芷園與岱關。是時常見的。無須客套。惟其信有數年未晤。談了一會。別後情形。又問岱關到此。可是來看隱桑的。岱關道。並非

來看他。實是他邀我們兩人來與老兄作說客的。芷園道。原來如此。倒有勞二位了。只是他在茶館裏面。太覺豈有此理。當面丟了我的臉。他就去了。所以我特來尋他評理。他竟避而不見。難道就罷了不成。岱關道。既往不咎。可看我二人薄面。饒了他罷。况老兄與他本係至交。何必過於認真呢。芷園道。他前日這個樣兒。明明與我絕交。真是個忘恩負義之徒。他的進學。全是我一人之力。諒二位也都曉得的。岱關道。曉得曉得。不須說了。如今他情願認罰。請你將就些罷。其信也從旁解勸。芷園又假意說道。他肯認罰。我得了他的錢。豈不當我是敲竹槓麼。岱關聽了。暗暗好笑。他明明敲竹槓。還要假撇清。但當面不好說穿他的。只得說道。你說那裏話。這是他情願罰的。芷園道。我看二位面上。怎敢不聽。况弟的景况。二位也深知其細。但他僅罰些些。我也畫算不通。壞名壞利。倒不如不取的好了。岱關道。然則尊意要他多少呢。

芷園做了一個手勢。把三個指頭伸了一伸。岱關道。可是三百番。芷園點點頭。岱關道。他却拿不出這許多。你也要原諒他的。他的錢都是父親掌管。所以未能遵命。據我而論。罰他一百如何。其信也如此說。芷園趁水推船。賣了一個情面。即時應允。復囑岱關其信。今日須要現洋。因有急需之故。二人答應。芷園又說了幾句費心拜託的話。二人都道。當得當得。請兄少待。卽來報命。說罷。急忙去了。約摸去了一點多鐘。二人回來。當將一百元交與芷園。芷園收好。遂向二人稱謝。心中得意非常。那知有此一來。倒是害了他了。下集書中。芷園要敲岱關竹槓。反上了岱關的當。關入西牢之內。正所謂塞翁失馬。安知非福。塞翁得馬。安知非禍。此是未來先說。我且一言表過。再說此時。芷園卽同岱關其信。出了蕭家。來到雲露閣吃茶。閒談了一回。芷園先要回去。其信道。我也要走了。與你同行可好。芷園道。好極好極。遂別了岱關。攜手

並行。走出茶館。彼此同路。在街上談談說說。其信忽然提起考事。芷園問道。可是出月初旬。又要縣試了麼。其信道。正是。可記得以前我們同考時候。興致甚高。第一次是棣華進學。第二是芷兄。第三是我與詞臣即明。如今我們跳出三界外。不在五行中。連貢院前也長久不去了。不料今年。弟有一個親戚。初次出考。托弟前去相送。豈不是件最討厭的事麼。芷園道。你自己無份。自然覺得討厭了。說着。將近走到平江路。各自分手歸家。不須細述。光陰迅速。倏忽又將一月。那天早上。芷園無事。正在家中靜坐。其信特來相訪。芷園問他可有事情。其信並不說明。拉芷園出去吃茶。芷園跟了他。直到觀前。走進蕙芳園茶館。在左邊一間大書房內。泡了一碗茶。大家坐下。芷園問道。其信兄。今日究有何事。快些請教。小弟性子是最急的。其信道。請用一杯茶。我來告訴你。但是這件事。只怕老兄不肯做。做了倒是一件好買賣。芷園聽得。

好買賣三字。連忙又問道。你說又不說。只管吞吞吐吐。你怎知我不肯做呢。快說快說。不要賣什麼關子了。其信道。實不相瞞。就是我前月在街上與你講過的那個親戚。一來初次出考。二來文理欠通。縣考的時候。險些兒交了白卷。虧得別人幫忙。方始完卷出場。此刻府考。要想托人代做。我忽然想着了老兄。老兄可肯做這件事麼。芷園道。做是肯做。只是別人都認識我。叫我怎樣做法呢。其信道。倒是這件不穩當。不然他家很有錢。好騙他二三百塊錢。如今這事。只好作爲罷論了。芷園一聽。有二三百元酬勞。怎肯捨得丟掉。連忙說道。府考場中。功令極寬。諒還不甚要緊。待我去試一試。如有什麼岔兒。我拚這個秀才不要了。但他的謝儀。却不可少的。其信道。這個自然。都在我身上。只管放心。二人商議妥當。其信又關照芷園。出月初三。是府試正場。你到初二傍晚。仍在這裏吃茶。我同你至貢院前廡所便了。芷園答應。方才

各散。這幾天並無書說。一到初二。瞞了母親妻子。來與其信會晤。一同來到寓所之中。方與那個親戚相見。不過談了幾句客套。各自安睡。睡至三更多天。起身進場。芷園沖作送考的人。在黑暗之中。同那個親戚走入場內。揀畧爲清靜的所在。兩人坐下。且芷園坐在號底。果然做了一天文。直至晚間出場。並沒有人瞧見。芷園漸覺胆壯。到了初覆。仍然搶替。那知坐得不好。忽被幾個人窺見。認得他是李癡子。霎時鬧將起來。喊捉搶手。有幾個好事的。都走到他號子裏來。把芷園拖到甬道上面。有的說打他一頓。有的說弔他起來。有的說稟官究治。正鬧得沸反搖天。被裏邊本府聽見。那本府姓彥。極其嚴厲。吩咐差人出來查問。得悉情由。遂把此事稟明。彥本府傳諭着將芷園帶進審問。芷園羞慚無地。曉得無可抵賴。一一吐實。並不拖累他人。說出自已是秀才。實因母老家貧。做此勾當。彥本府大怒。即命差人把他打了四十



下手心。照學台考試例。拿一面蘆蓆枷。與他戴上。發在貢院頭門前示衆。俟考畢之後。再發元和縣懲辦。外面張其信得此信息。一想自己對不住他。趕緊到他家送信。又送了幾十塊錢。章氏聞耗。雖是痛恨。究屬是自己兒子。即忙到鑑文家裏。託他想法。因鑑文是個舉人。又與官場相熟。可否向本府說情。放他出來。免得送縣究辦。鑑文因嫡母哀懇。立刻寫信。走了兩條門路。方纔架了一日。把芷園釋放歸家。雖未詳革衣衿。然已將姓名註劣。一時難以挽回了。自此之後。芷園無顏在蘇。先至上海讀書。又至天津辦事。不料舊性復發。依然犯事歸來。要敲昏關竹槓。弄得身入西牢。方是他收場結果。豈非一個聰明人。都爲聰明所誤麼。正是復萌故智。堪嗤馮婦。重來小有。其才幾類盆成。見殺欲知。以下許多關目。請觀續集中分解。

宣統元年九月初版  
同年同月發行



總發行所

著作者

厲滬醫隱

印刷者

社會小說社

發行所

中國圖書公司

發行所

南洋官書局

發行所

改良小說社

發行所

鴻文書局

發行所

世界小說社

社會小說社

聰明誤一冊  
定價大洋五角

857.4

700.4

